

抱經堂文集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二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跋五

書易史後 壬寅

易史參錄二冊不分卷

皇朝康熙時閩葉矯然龍性之所著也易者天人合一之理聖人本天道以正人事順之則吉悖之則凶人事之變至於不可勝窮而括之以象雖質文淳薄之屢易未見其有遺焉者也宋誠齋楊氏著易傳二十卷大抵以史事證合者居多今葉氏之書不盡解經文但觸於前代興亡成敗之跡與三聖人之言冥然合符者類而

書之其言曰太史公言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  
孔子之作春秋也曰吾欲見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  
切著明史春秋類也善言天者驗於人善言古者驗於  
今是予茈茈參錄之志也龍性順治十五年進士曾任  
知縣罷歸遂不出卒年八十餘余同年友鄭明府有章  
天錦是其鄉後輩得其稿攜之入蜀馬龍李敬躋太原  
李履謙見之欣然爲之開雕是爲乾隆十三年距龍性  
自序此書時七十年矣噫古今之事何可勝言善讀者  
自爲隅反可也

書儀禮識誤後

壬寅

此宋永嘉張淳忠甫之所著也乾道八年溫州守吏部

郎顛曾逮仲躬欲毀儀禮託忠甫爲校讎因哀次所校之字爲二卷又釋文誤字一卷朱子謂其所校甚子細然亦不能無舛謬今案其所校多從釋文之說釋文與唐開成石經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不能盡依說文正體忠甫亦然如以刺爲刺以宴爲宴以筴爲策以孺爲孺之類實自唐已來相承之舊文非忠甫始易以俗體也其士昏禮拊投拊字从手今案釋文梧字从木旣夕篇同當與枝梧字無異又燕禮下賢云延嫁反監本延作迴今案易屯卦下賤釋文云遐嫁反他經多同則延字迴字皆誤今通志堂本作遜亦非也又酏以支反云支當作皮今案周禮酒正禮記內則釋文酏皆作以

支反不當改作以皮又聘禮青豕云五旦反監本旦爲  
但今案大射儀亦是五旦反非誤又有司徹曉云呼報  
反監本報作彫今案釋文曉許堯反與內則音同呼報  
呼彫皆非也其所見釋文與今通志堂梓行本多有異  
同如士昏禮之齊肝今齊字有口旁旣夕禮燭用蒸今  
蒸字下有四點又杖筮筭今筭字从羽不从竹又主人  
諦今諦字从口不从言至此書經轉寫亦疑有誤者如  
聘禮注嫌擯者一一授之云監杭本以一一爲二余謂  
當是以下一爲二古人語常用一二作一一者乃後人  
所改也又標言墮二字余案下校語則此當作言猶墮  
脫一猶字又喪服釋文盛米注盛筮同張云注無盛筮

字是已又云有曰殷盛也笙家當也余案笙家當也四字不可曉亦不見注當誤衍耳鄞樓鑰大防爲永嘉教官忠甫常貢直言於樓樓更親之嘗問其何以不仕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如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其卒也陳君舉實銘其墓此書自序不知是何年其云乾道七年春今兩浙轉運判官直祕閣曾公來守是邦云云曰今則曾後所遷之官也若其守溫之時則吏部郎耳見樓攻媿集又自序言與謝黔論學成歲之漂黔不克免案宋史五行志乾道二年溫州海溢是年歲在丙戌忠甫所言正謂黔以是年漂沒而死耳乃轉寫之誤以戌爲成說者遂以終

年漂流解之何其不能闕疑乃爾

春秋長歷書後

乙巳

此杜元凱所撰春秋長歷也學者不得見久矣曲阜孔君淇谷始梓而傳之殆亦從永樂大典中出也余考唐一行合朔議頗詆謏此書其言曰春秋列國之歷不可以一術齊而長歷日子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欲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此杜預所甚繆也今讀杜氏之書始知一行殊未得其意而妄有所譏蓋春秋時史官置閏多有違失預固云未必得天蓋是春秋當時之歷也是則此書非自抒所見盡改前歷之繆第據經傳所載日辰與夫當時議論以相發明

云爾一行乃以爲杜氏之繆此正如杜之自序所云無異度己之跡而欲削人之足者也且長歷閏月相距遠者亦不過四十餘月未有如一行所云七十餘月之多也襄二十六年閏十二月二十七年十一月又頓置兩閏一行以爲近則十餘月論亦疎略夫比年而閏甚且比月而閏卽非疇人子弟亦皆知其不可曾謂杜氏而懵然乎蓋凡所次比悉據當時實事非以爲是而從之此不可歸過於杜也大抵一行於歷學推算極精而論古往往不得其解其日度議謂漢太初元起丁丑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闕逢攝提格之歲嘉定錢莘楣言一行不曉秦漢間多以歲陰



紀歲故爲是強作解事之語歲陰與太歲皆百四十四歲而超一辰觀太初詔書明云年逢焉逢攝提格矣安得云實非甲寅乎蓋其疎舛固不獨論此書爲然也

石臺孝經跋

壬寅

唐明皇注孝經十八章以隸書之刊石立於石臺天寶四載九月國子祭酒李齊古表上後有大字批荅竝行草書又有李林甫等廿一人名銜復自韋騰起凡廿四人名銜皆正書韋騰下有丁酉歲八月廿六日紀九字案丁酉乃肅宗至德之二年也後來所題故與上諸人不相連屬此碑大字損泐者二十有五小字二十有四其完善者光采奕奕動人洵可寶也說者謂古文孝經

有閨門章今文無之明皇不注古文而注今文此宮闈之所以多慙德也余謂此蓋書生拘曲之論卽今文所云使明皇果皆精思而身體之亦必能正其身以型於家何待誦閨門一章而始瞿然知瀆倫之不可哉後諸人中陳希烈張均達奚珣皆陷賊受僞署者也其於移孝作忠之旨固未有聞焉已

題九經古義刻本後

甲辰

此書乃益都李才江在粵東時所梓也曲阜孔淇谷以貽余余先已就惠氏家得其本錄之今取以對校鈔本內少一條得刻本補之而刻本內之譌誤余亦因以正之皆成完書惠氏四世傳經其最著者爲半農先生紅

抱經堂文集 卷十二  
五  
豆先生乃定字之祖若父也定字實克續承不媿其先  
世令人企羨不置此本俟余長孫能庸少長授之亦望  
其母墜前人之業如惠氏可師也

釋夢英十八體篆書跋

壬寅

每體各五字首曰沙門惠休詩後曰乾德五年於長安  
書宣義大師夢英集中閒乃江淹擬休上人怨別詩也  
今人輒以碧雲句譽詩僧而不復以爲交通所擬作蓋  
沿誤也久矣每體下注解隸書後有馬去非等十二人  
贈詩及郭忠恕書尺皆正書乃袁允中所書也又有陶  
穀等三十二人贈夢英詩乃咸平元年正月所立釋正  
蒙正書前碑馬去非諸人之作亦在焉米襄陽書史謂

夢英諸家篆皆非古失實一時又從而贈詩使人媿笑  
或云是其徒依託爲之以張大其教耳

釋夢英篆說文偏旁字原跋

壬寅

英書多繆體畢秋帆中丞已舉其費曼夷菴畧也瓦等  
篆之失正及音切之不合前人者如自爲方木反聲爲  
陌包反留爲方九反皆大誤也余謂其以古爲云乃九  
繆之甚者古乃到子音突若云乃古文雲字見雲部何  
可混也英又有篆書千字文其中亦多可指摘云

校孫奕示兒編訖因書其後

乙卯

此書十數年前鮑君以文屬予校訂予以此書援引甚  
繁富而刻本不精其譌字脫句往往而是倘僅叩平生

所記憶者略爲正之慮所記憶者亦不能無失也且亦有舊校者在其上不知何人不能爲之剔蠹屠贅而反益之疥痛若更以我所校益之懼將爲之分過故捲書還之其事遂中輟然此書辨書之形聲實可益於初學餘亦以資聞見以文欲得一善本以傳世也固宜今年乃請之孫侍御怡谷怡谷學人也宜其視此無難焉爬梳洗剔視元本不可以道里計乃不自信而重誣諉及予噫相距十餘年新學未見其長而舊學日已就荒將何以副二君之雅意哉雖然書實有用之書使得完然以傳自今至於後世先哲之精神藉此以不漸滅亦後死者之責也遂發憤而取家所有四部書有可疑者一

一比對具有證佐乃敢爲之乙改塗注視向之舛誤者  
可十去其八九矣幸筋力尚強故能勉而爲此庶幾不  
辜上天所以畱我於世之意乎時乙卯中元後一日

書吳葵里所藏宋本白虎通後

甲辰

書所以貴舊本者非謂其概無一譌也近世本有經校  
讎者頗賢於舊本然專輒妄改者亦復不少卽如九經  
小字本吾見南宋本已不如北宋本明之錫山秦氏本  
又不如南宋本今之翻秦本者更不及焉以斯知舊本  
之爲可貴也余頃校白虎通付梓垂竣而吳子葵里示  
余以此本實北宋時坊間所行未校本也目錄前小序  
數行其云白虎建德論者開卷卽已錯譌然余取其書

字字比對始知此本尙多古字而近世本率多改易至  
情性篇中有與近本迥異而實勝者卽一二誤書尙可  
循形與聲而得其本字若近世本則不加思索而徑改  
矣又此本雖分上下兩卷然篇目上作圓圍者十仍不  
失十卷之舊近世本最後三篇此本在爵號謚之次實  
第二卷也三篇之序亦復不同後得元大德年本與明  
傅氏程氏吳氏何氏本不甚異要皆不及此本洵乎舊  
本之爲可貴也吳門朱文游亦有此本上卷係影鈔亦  
更無攸入之序然則非脫去可知已余取此書之善者  
具著於校勘補遺中而仍以其本歸吳子吳子其寶之  
哉

題朱文游所藏白虎通小字本後

甲辰

白虎通以此本爲最古唯匡字有減筆若稱字敦字皆不避疑當在南宋之前海昌吳葵里曾以全刻本示余但少模糊此本乃吳門朱文翁所藏者上半冊係影鈔然字畫極分明知其所見本更在前也刻本目錄中有小圓圍十蓋雖分上下兩冊而猶以此識十卷之舊鈔本遺去余爲補之書中大段亦舛譌然情性篇則各本皆失而此獨得并古字亦有未爲後人改易者余梓此書時惜見之少晚因別爲一卷著其異同庶人人知此本之可貴云

題朱文游所藏元大德刻本白虎通後

甲辰



世所行白虎通咸從元大德年刻本出然元本久訪之未獲今乃從吳門朱文翁借得較小字宋本又多傳錄之誤矣然當時梓此書者極矜慎不敢輒有改易如逆子釗爲迎子劉亦仍其舊見於跋語中而後來所刻咸不能然旣刪去此跋并前數序亦復失其位置余以此書授梓時幾沿其誤今見此始得正之此書余與二三通人校讎幾不遺餘力矣而此本上有惠定宇先生手蹟其正誤不過兩三條乃竟有出於余輩思索之外者相去三十里詎不信然耶對校訖因附識數語而歸之

劉子跋

癸卯

劉子五十五篇南齊時劉晝孔昭撰其文筆豐美頗似

劉彥和然此頗有用世之意焉或疑卽颺所著殆不然  
也有唐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注其云劉晝撰者亦孝  
政之序云耳宋人黃東發遂疑爲孝政所自著余借得  
道藏本見孝政所爲注淺陋紕繆於事之出左氏國語  
者尙多亂道而謂其能爲此文乎余取其本以校世所  
行名爲新論本補脫正譌遂成善本孝政序則兩本皆  
遺之矣當晁公武陳振孫兩家著錄時尙見之也其書  
首言清神防慾去情韜光近乎道家所言末敘九流道  
藏本先道家外間本先儒家觀其摠括之語則道藏本  
實據其本書次第如此非由後來黃冠所妄爲移易也  
東發又譏其文類俳此在當時文體自爾中間亦不全

避唐諱安得斷爲唐人其惜時云人之短生猶如石火  
唯立德貽愛爲不朽也若生爲無聞之人歿成一棺之  
土亦何殊草木自生自死者哉歲之秋也寒蟬抱樹而  
長吟哀其時命迫於嚴霜而寄悲於苑柳今日向西峯  
道業未就亦奚能不霑衿於將來染意於松煙者哉此  
其所以著書之意也古人留意於身後之名若此讀此  
能不瞿然有動乎

書鐵圍山叢談後

壬寅

此宋蔡京之子條謫鬱林博白時所作欲揜其父之惡  
正所謂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者況於條哉中間有  
戲乃父之言更不足責鮑氏得嘉靖年雁里草堂所鈔

六卷之足本又益以璜川吳氏涉園張氏兩家之本而  
合校之乃始版行亦勤矣哉鐵圍山者取諸佛家之語  
華嚴經云四天下共一日月爲一世界有千世界有一  
小鐵圍山遶之名曰小千世界有一千小千世界有中  
鐵圍山遶之名曰中千世界有一千中千世界有大鐵  
圍山遶之名曰大千世界又長阿含起世經云海外有  
山卽是大鐵圍山噫卽觀其名書之意亦可知其誕也  
已

書周恭叔浮沚集後

壬寅

周恭叔名行己永嘉人宋元祐六年進士官至祕書省  
正字出知樂清縣鄉人相沿稱其初授之官爲周博士

云早從伊川程子遊而集中有與釋門往來文字闌入  
彼家之言其學似未盡醇若因其推崇睂陽爲文伯以  
爲能化去洛蜀門戶之見則於釋氏又若何置論哉其  
在太學以同學生馮參行至孝而師事之爲羣士所怪  
笑勿恤也其教授於鄉也謂禮義之所始在於正容體  
齊顏色順辭令學有齋揖弟子每朝必揖其師此愛敬  
之道也其可廢乎文弼因憶向見明呂叔簡去僞齋集  
中有捲班說送人之建武學正其略云捲班之禮清晨  
魚貫而入鷺序而立贊者曰升階然後折旋而上前後  
重行南北視之若一東西視之若一旣揖升堂分就東  
西序畫簿不僭後先下管無聲師長有問不躡對弟子

有請無僥言不問不言則頰首肅容其在堂也如此畫  
酉亦然此教學者主敬之道也習而安焉無往而非敬  
矣盛德大業皆基於此以肅紀綱以辨名分屈伸有度  
進退有律經文緯武靡不繇之今也大班升散矣凌次  
而鬪捷語諱而容情坐立出入惟意所適皆苟也苟則  
肆肆則何所不至哉憂世者於此有深恫焉觀叔簡之  
言知明之盛時師儒猶能舉其職而今也并大班之制  
亦亡矣書院所以救學校之衰也然亦相習通倪蕩然  
無復繩尺若周呂二公之所言非唯目未之見耳亦未  
之聞也余意欲稍稍導諸學子以禮讓之節故因閱是  
書而并著之以爲同志勸焉 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朔

日在晉陽書

書毘陵集後

壬寅

毘陵集五十卷宋紹興中參政常州張守子固撰今其全集不傳此十六卷乃從永樂大典中鈔出者其所論奏皆切於事情吾讀其詹抃墓誌見回河復禹故道之病民而深幸今日倡此議者之不果行也誌云政和某年回河復故道調京東西河北之民三路騷動役至再三而功未就數百縣病之於時儉入欺君幸寵爭立新奇之功以取勝至斷千載不可力制之大河使由山徑之蹊以人勝天逆理拂眾羣小靡靡附和毘陵詹成老知定陶獨憂其病民謝事而去嗚呼賢矣哉昨歲冬河

決曹州大臣御史中有獻議導河北流者

天子灼見其非詢之河臣亦以爲斷不可行議遂格儻使斯議得行則其爲民害也有以異於政和之日乎夫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吾故錄其言以爲後來論事者之鑒集中詩風格蒼老源於少陵使事亦復精切其絕句有云元非食肉封侯相合抱遺經老玉川此則若爲余贈者然歲壬寅正月二十有七日書

高恥堂稿跋

辛丑

高恥堂名斯得宋史有傳邛州蒲江人以骨鯁敢言稱德祐初參知政事予祠宋亡隱居茗雪閒以卒世亡其集久矣今此八卷乃從永樂大典中輯錄者中有詩三



卷多感時傷事之作亦浣花之遺也抑其老而讀書不  
衰與余性酷相近其詩有云玩物能喪志聖賢言曠如  
賦受有奇偏誰能爲耘耨又云少時輕寸晷老去惜分  
陰又云爾來兩目漸眵昏一一手鈔寧敢倦固知衰頹  
力不勝其柰嗜好頑難變又云但願殘生更幾年了我  
牀頭二三策此皆吾今日之境意中之言故尤喜之友  
朋閒有愛我者每數數規我以守約之道而余愛博之  
性始終不能割也目有眚已近十年幸不至全盲以多  
看一卷書爲此生之幸余少壯時亦未若近年來之尤  
汲汲也來日苦少雖欲不分陰是惜亦豈可得高公眞  
吾師矣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六十五歲叟

盧某在晉陽書

題張氏所刻栲栳山人詩集後

甲辰

乾隆庚寅見今太史邵二雲於京師訪鄉前輩遺書得  
元岑靜能先生詩集三卷錄而藏之閱一周星而張羅  
山氏得邵本并汪本岑氏後裔所藏本合校而貞諸梓  
校余所錄本增多七律二十八首然有二首錄本有而  
此本反無者贈危太朴先生詩風格清勁多見道之言有以  
自樂不慕榮利有句云靜中有樂我素諳字我靜能斯  
不愧允哉斯言乃近人顧俠君頗意其有鬱塞之慨殆  
非知先生之深者先生德高望重官斯土者咸知尊敬  
之邑中多陰受其芘蓋大凡名門右族後人稍陵夷衰

微者每易爲暴富有權執者所侵陵或利其田宅墳墓而強句奪之今憚先生咸蓄縮不敢肆故宋文憲題先生集云名閥之家雖至凋瘵多藉之以自立崛起寒微之輩雖富埒公侯亦不敢爲凌躐之事正謂是也先生旣沒趙古則等私謚先生曰貞元亦據謚法清白守節行義悅民兩言爲定論然則先生豈僅獨善之士哉羅山於鄉先哲之遺文咸寶愛而表章之此其一也用意若此不誠可尙也哉

題鈔本栲栳山人詩集後

甲辰

此本余鈔之邵二雲氏久置篋中乾隆甲辰二雲復貽余羅山張氏所刻本因取以校此本補正十數字題目

或不同詩分合亦異者張本殆得之張本七律多於此本二十八首此本贈危太朴二首顧缺焉先生古詩格高氣勁多以理勝有益於世教然亦溫潤妍雅與陳腐之言迥別集中獨無五七言絕句蓋本四卷今三卷疑失其末卷故也刻本有像贊及王至所爲行狀而無宋濂溪氏所題余將錄以寄羅山并正其譌字數處使刊補焉爲余鈔此本者江陰陳生于遠也後官廣西奉議州判今無其人故不能寫所缺者以足之容有待於將來

題曹荔帷遺詩後

乙巳

吾姻家曹君義門出其賢叔荔帷先生遺詩墨示余循

打絳堂文集 卷十一  
古  
環諷詠可謂清無點塵淡餘雋味書法亦不染俗派斯  
人也而竟以明經終雖抱其才無如命何余居鄉之日  
少歲在癸巳主鍾山講席荔帷亦適來主余同年袁簡  
齋所始得會面未暇一叩底蘊卽別去今覩遺跡殊恨  
鄉有名士而不知可愧孰甚焉非義門之勤勤收拾將  
終於不知矣昔陳之陸從典少爲從父瑜賞愛後乃集  
瑜文爲十卷今義門雖常客遊倘歸里中從故交世好  
訪求亦尙未至失墜庶荔帷阨於生前而不致泯然於  
身後義門之力也幸勉爲之母讓昔人

書張蒙山

果

葬高氏九棺記後

庚子

乾隆甲戌余晤蒙山先生於長蘆先生知余歸爲葬母

也甚愆愚之余因知先生高義事嘗助族親之不能葬者已百餘棺矣二十年來則又倍之今以大耄之年飢驅出游猶篤於師友之誼若此又得施我眞太守童二樹山人以共成之語云德不孤必有鄰信哉此記敘次委曲詳盡讀之可挽澆風而敦薄俗先生曰余第不欲攘人善以自功則其用意爲尤深遠矣

書顧懷祖秀才所藏先世圖像後

甲辰

乾隆甲辰長至月海昌吳槎客過余婁東講舍適顧秀才名張思者亦來見吳適攜有顧文康公誥勅遂出共觀明日秀才以家藏先世圖像諸名公贊頌之文共一大軸見示故家喬木令人肅然起敬吳君儻能解所有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二終  
以贈秀才在顧氏更多一世寶矣行當問之

弟子歙縣陳兆麒仰韓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二終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三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跋六

書鄭司農集後

辛丑

鄭康成集二卷錄一卷隋志已云亡今刻附尚書大傳後者相風賦一篇伏后議一篇春夏封諸侯議一篇戒子益恩書一篇易贊一篇詩譜敘一篇尚書大傳敘一篇魯禮禘祫義一篇凡八篇皆從諸書中裒輯者也相風賦北堂書鈔藝文類聚皆引以爲傳予作禘祫義卽禘祫志本不在集中然則僅六篇而已案康成周禮序見於賈公彥序周禮廢興中雖非完篇然亦當附見序



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  
司農仲師名衆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  
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某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  
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  
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  
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摭祕逸謂二  
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於典籍猶識皇祖大經周官之  
義家諱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於  
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賈序後又掇拾數  
語云其名周禮爲尙書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又云斯  
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

龍鳳之瑞又云某以爲括囊大典網羅眾家此三條其  
文皆不相聯綴當亦序中語也又有論語序王伯厚嘗  
採輯附鄭氏論語注末亦當并取之以繫乎此云

孫詒  
穀謂

論語鄭注非伯厚所輯疑  
出於惠定字而託名王耳

書毛氏袖珍本陶集後

丁酉

此本實從宋刻繡梓而校讎未精凡注一作某字往往  
不在當字之下亦有妄改處幸不多也吳中朱氏有臨  
宋本乃就明休寧程氏本上改塗者又有宋紹熙間贛  
川曾集本以校毛氏所雕往往符會毛氏本得之母舅  
張端甫先生文昭旣重是長者之賜而又兼得兩宋本  
可以參校遂殫旬日之力畢功焉一字之異通否相懸

亦古近殊別且不經後人曲說殺亂爲可寶也朱氏所  
臨宋本當出於湯文清至曾氏本乃刪去五孝傳以下  
及四八目非全本也湯本不可見見毛本亦尙有典型  
焉

近吳槎客得宋刻湯氏本爲重雕余因得見之

書王右丞集箋註後

辛丑

此吾鄉趙松谷先生所箋註也余貧不能買書此本亦  
未之蓄今主晉陽講席架上舊有此書因得縱閱其校  
正視舊本誠遠過之徵引亦詳贍不過於刪節致使本  
事之原委不明此尤註古人書者所當取法也其事出  
釋氏者則其友王琢崖贊成之亦如朱長孺箋義山詩

之取資於釋道源也集中潞州刺史王府君夫人墓誌銘云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也昔堯命伯夷典秩宗號大常爲尙父此下註云上有闕文余以爲當本是周號太師爲尙父與上旬文正相對傳寫脫去周字又誤改太師爲太常以就秩宗之號耳此余氏族所出故知之李穆堂先生序此書獨稱其辨霓裳曲七疊始有拍以爲可以糾新舊二唐書之謬有功於學者然此皆夢溪筆談所說也松谷本明著其所自穆堂殆不暇細閱故有此語不知者將反疑其掠前人之美矣書梓成亦不得人覆校故其誤字尙多云

李元賓文集跋

丁酉

培土而得古器鏽澀駁犖何當於用愛奇貴遠之夫矻  
睨之而不去予價不少靳珍捧之以歸筵以几室以櫝  
有佳客則薦陳之家所有常物不以爲娛唯此之娛其  
亦性使然耶今天下之操不律伸赫蹏日役其五指者  
亦幾於流矣流則庸庸則靡其易於成也亦易於壞猶  
詫於眾曰達是乃吾夫子之教也其以之班條於里巷  
耶其以之釋詁於童蒙耶無乃徇文之名而失文之實  
耶吾讀唐李元賓之文其出之也戛戛然其成之也斬  
斬然不綺而麗不曲而奧第其品非夫昌黎氏之流亞  
歟然或重自炫曜又復過於激昂不韜其光不和其聲  
此其短也施之於今其不目爲怪物也者幾希匪以爲

用將以爲娛乃無不可況其可以砥流也書凡五卷前三卷二十有九篇陸希聲之所序錄也後二卷十有四篇趙昂之所增成也篇第部居無所改作其末二篇俄空焉當煩辱之地其脫爛有由矣今年歲在強圉月紀王正故人子陳燧相見武林借予傳錄攜來金陵尙未脫手何期惡耗陳君夭亾年優元賓殆亦無幾今覩終卷略敘所由志行可書請待他日

題賈長江詩集後

甲午

長江詩雖不合雅奏然尙有古意讀之可以矯熟媚綺靡之習明海虞馮鈍吟有評本長洲何義門得之稱善其字句益遠出俗本之上如云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

試今日把似君誰爲不平事今本作誰有不平事鈍吟  
云誰爲不平便須殺却此方見俠烈之概若作誰有不  
平與人報讎直賣身奴耳一字之異高下懸殊舊本之  
可貴類若是余得其本因臨寫之令後生知讀書之法  
必如此研校而後古人用意之精可得也

再題賈長江詩集後

丁酉

始余得賈長江集乃馮定遠本錄之篋中余於賈詩素  
不嗜特以其近古貴之耳繼又得何義門所評校始悟  
其用意之深幾於無一字閒設昔人以瘦評島夫瘦豈  
易幾也彼臃腫蹣跚者正苦不能瘦耳賈以瘦故能成  
一家格然此決非館閣中之所向也惟可與山林中人

其賞之義門殆於此有深嗜者歟字字梳櫛之句句織  
綜之而長江之詩之美乃見然彼不嗜者猶夫故也余  
以爲有如義門者焉則能自領之已故其所箋疏今亦  
不能詳錄錄其尤至到者其補遺詩數章亦出何本并  
爲補入如右

徐常侍文集跋

甲午

徐公文集三十卷南唐舊臣後入於宋東海徐鉉鼎臣  
之詩若文也前二十卷在南唐所作後十卷入宋後所  
作詩致清婉在崑體未興之前故無豐縟之習其文儷  
體爲多亦雅淡有餘爲組織之學者見之或不盡熹然  
冲融演迤自能成家不可得而廢也李文正稱其爲文



敏速不樂豫作臨事立揮草云速則意思壯敏緩則體勢疎慢今觀集中之文則其言也信亦唯其如是故亦無滌洄淳蓄之趣崩雲裂石之勢此殆由人之才力各有所偏勝雖使自知之而固無能相易者乎余從鮑氏借得此集乃明虞山馮己倉舒手校本余又爲正其所未盡者錄成復請江陰趙敬夫曦明覆審又得十數條其本脫者尙無從補正之然此已可信爲善本矣

胡方平文恭集書後

辛丑

此集失傳已久故自來以其遺詩數章附唐人之後云不知其時代爵里今從永樂大典中鈔出者詩奏疏內外制及雜文共定著四十卷乃宋仁宗朝顯官也詩豐

縛而不失氣骨置唐中盛閒誠無所多讓閒有近晚唐者如桐井曉寒千乳斂茗園春嫩一旗開拂窗紅葉欺閑臥倚檻黃花笑獨醒亦佳句也五言長律丰容美滿亦多合作但集中用字喜新而不免僻澀之病如云去騶呼已遠自笑守應廬本應休璉百一詩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也海簪重拾笑彈冠本北山移文昔聞投簪逸海岸也葛華與參宿此見恐無緣余以爲葛華乃菖花也此傳寫之誤其他若用杵天葆髮之類甚多亦有不免割裂湊泊者如以昆明劫灰爲昆灰武都泥爲武泥黃堂爲雌堂老子如登春臺爲老臺畔牢愁截去愁字以叶韻且於小學亦殊疎押青韻云寧待據梧瞑

不知此暝與眠同又云更籌深策破先零不知此零當  
讀憐皆非青韻內字也又云鱣庭舊迹空案三鱣之鱣  
與鱣同顏氏家訓曾辯之又云月閒芳桂正窅窳桂色  
窅窳秀顏師古注漢書窅音一校反此必所見本誤脫  
校字偏旁而以爲一交反也又云郊外春車駕屏星監  
州駕屏星屏星見續漢輿服志注劉昭雖無音然廣韻  
十二庚有筭字注筭篁車輻且卽以屏風類推之其必  
不讀爲丙明矣唐人於小學極不敢忽以故篇章流傳  
可指摘者極少宋人則不然雖腹笥富有墨瀋橫飛而  
細類微瑕究不得爲全美辭章之士往往輕視小學其  
所以不及前人者正坐此烏可忽哉集中咏荷花詩有

云妖縈周室出禍水漢宮來無所寓意而漫以此相方  
其唐突西子母乃太甚 乾隆辛丑後五月通看畢遂  
書其後

尹河南集跋

辛卯

師魯之言兵事蓋亦知持重而不貪小利者觀其欲厚  
集兵力與不城水洛之意可見矣數遭遷謫其功名不  
得與韓范侔惜哉其言致治之本在於務大體不在任  
察又曰吏益材而民益愁上貴良吏民始得遂其生是  
其識議卓然有古大臣風矣集二十七卷附錄一卷余  
鈔之朱鴻臚豫堂先生所朱鈔之新城王氏王之寫本  
則依宋南渡初年刊本之舊也王有校讐甚畧益都李

進士文藻再校少詳焉朱以別本參校更加詳焉余鈔此本則凡行款高下之不畫一者悉整齊之其誤字爲余所知者改正之鈔既竟朱又得一舊寫本并李進士新增附錄若干篇示余取以覆對乃知後數卷其當正譌補缺者尙多也至兩本皆譌者姑仍之已李所增附錄亦擇取而次比之繫於後師魯之文永叔稱其簡而有法子固稱其長於辯論其文之佳正不盡以能用字少也余旣讀而愛之且因諸君子校對之勤而樂爲繼其後也凡三四過始卒業云 乾隆三十有六年十月壬辰盧文弨書

書李泰伯文集後 癸巳

此本雍正閒李之後裔所刊正集三十七卷常語及周禮致太平論咸入焉舊以潛書民言爲首而此以禮論易論爲首其卷數皆不與舊相合觀其所采輯亦畧備矣獨遺退居類彙一序此篇載宋文鑑中可取而補也讀其條畫經世之言侃侃鑿鑿殆可見諸施行不爲空談以薦先後僅得太學官位不足以行其志而其言則已立矣見稱於二三大儒有以也夫又外集三卷則告詞薦章以及誌銘之類也

劉公是集跋

庚子

劉原父公是集元本分五種古詩集二十卷律詩集十五卷內集二十卷外集十五卷小集五卷總七十五卷

諸議論辯說傳記書序古賦四言文詞箴贊碑刻誌行  
狀皆歸之內集諸制誥章表奏疏駁議齋文覆謚皆歸  
之外集諸律賦書啟皆歸之小集其弟貢父爲之序藏  
書家鮮有其本今從永樂大典中鈔出者區分而聯綴  
之合成五十四卷不能依元本之次第以賦爲首而古  
與律不分又元本內集之與人書古文也小集之書啟  
併體也今亦混而爲一矣曩觀唐人詩集中附見他人  
倡和之作舊本皆一例平寫無高下之別或他人倡而  
己和則置他人之作於前或他人和己則置他人之作  
於後近代則不然凡附見者皆置後且低一字以別之  
公是集尙有古法而鈔集者不察或誤以他人之作爲

原父作七言近體中有其弟貢父先寄詩而原父和之  
遂誤以在前者屬原父而和詩反低一格從附見之例  
余與歷城周太史書昌言之當改正也原父詩有瀟灑  
出塵之致其議論多有啟發人意處謂人之儉儉於人  
而裕於己晏子之儉儉於己而裕於人有說犬馬一篇  
其大略云由漢以來苟進言於天子無不以犬馬自予  
者嗚呼使夫知治守道之臣進以義退以禮而犬馬之  
說不已貶乎使夫亂國偷容之臣進以利退以刑而犬  
馬之說不已僭乎今夫犬之爲人用也不過受一器之  
食然而外則有獲獸之效內則有禦寇之猛斯可謂適  
其材矣馬之爲人用也不過盡一鈞之芻然而外則有



兵戰之捷內則有馳獵之奉斯亦可謂適其材矣故功  
著而利不益身勤而事不害此雖廉能之士盡瘁不貳  
何有能過焉若夫亂世偷容之臣功薄而罪尤身利而  
事害如此何以自比於犬馬耶余謂其言足以警有位  
者故特著之

后山詩註跋 乙未

孟東野但能作苦語耳后山之詩於澹泊中醇醇乎有  
醇味其境皆真境其情皆真情故能引人之情相與流  
連往復而不能自己然當時亦以爲愛之者絕少況後  
世哉余年五十八始讀而善之向以黃陳竝稱余尙嫌  
黃之有客氣也此本乃天社任淵因后山門人魏衍所

編次而爲之註頗能窺其用意之所在然二人者皆未聞有篇什畱於人間何耶葉石林嘗見彭城寇國寶之詩而善之後知其從后山學詩以爲淵源有自今此二人者何遽不若寇耶然亦幸附后山以傳矣余鈔此書在甲午之冬逾年始爲之跋 乾隆四十年季夏之二十六日也

樂圃餘橐跋

丁酉

著書滿家不幸而無零章賸幅之傳者比比是也宋朱伯原氏有文三百卷經兵燹亾失其從孫思掇拾補緝僅得三十之一而已名曰樂圃餘橐不必皆其生平文字之至者然而流傳五六百年不衰猶幸也夫伯原吳

人舉乙科以足疾不仕窮經閱古世皆知其賢起教授鄉邦爲諸生說春秋後又以之教國學著春秋通志二十卷今亦佚矣獨墨池編二十卷世尚有版行本他所著圖經琴史不能定當世藏書家之有無也人生何必爲達官要職如伯原氏官不過正字所盡者不過師儒之職而當時貴之後世慕之其所居樂園之坊名至今未改也學何負於人哉人富善用其長毋強用其所短伯原氏可師也安在其無能庶幾乎

絜齋集書後

辛丑

書錄解題載潔齋集二十六卷後集十三卷南宋禮部侍郎袁燮和叔撰馬氏經籍考唯後集作十二卷爲異

當由誤脫其畫耳今聚珍版本二十四卷不分前後集  
乃從永樂大典中鈔出者題曰絜齋集古潔字雖作絜  
然在今則不得不分和叔齋名本作潔清之潔故其贈  
陸伯微絕句有云斗大書齋以潔名冰壺表裏要清明  
如今塵土填胸臆幸挽滄浪爲濯纓若作古字恐不知  
者疑其或取絜矩爲義則失之矣其詩不甚經意而文  
則條鬯明粹能達其意之所欲言其子甫作後序謂其  
行文不喜用難字夫好用難字此剽竊塗澤者之所爲  
耳文之古不在此吾讀所撰何夫人宣氏墓誌而歎女  
子有高識其言有足爲今之士風警者爲錄於此誌云  
科舉之士有得雋場屋又兼人以獲厚貲者頗自矜銜

夫人曰士子當砥礪廉隅今嗜利無恥而不知其非又  
自以爲能他日苟得一官豈不重爲民害乎吾以夫人  
此言爲舉子作箴砭不知尙能發汗否耶第六卷策問  
功臣篇中云雲臺二十八將以鄧禹元功爲首自是而  
下亦宜以功之大小爲序矣之平齊恂之守河內彭之  
克延岑異之破赤眉皆其時卓然可稱者而序之於王  
梁杜茂傳俊堅鐔之下彼數子者功何有焉是何先後  
之失當耶案此但據俗本後漢書耳乃後人改寫致誤  
非本來之失也此載馬武傳後本作上下兩列先序上  
列竟而後及於下列之首此古法也如張守節史記正  
義所載周書謚法解亦是如此後人改兩列爲一列而

以一上一下排寫其次序遂致舛互獨不觀論中所言乎云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今此四人者亦皆雜廁於二十八將之中非其誤之灼然易見者乎以和叔之學而尚失於不考何況後人

弟子金匱華紹言詩庭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三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四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跋七

書晦菴題跋後

癸巳

毛氏汲古閣刻朱子題跋三卷以跋東坡與林子中帖爲首考朱子文集則其前尙有一卷不知此何以獨遺之書河圖洛書後引大戴明堂篇鄭氏注此誤也明堂在盛德篇中杜氏通典所引但稱盛德在末爲後人分析之前可据也注乃北周盧辯著中有引鄭氏語其爲非康成生自明矣又踐阼篇作踐祚此在魏晉六朝人書中多如此通用但記朱子嘗與人辯及此謂阼爲主



位不應作祚今何以亦爾也其書參同契後末署空同道士鄒訢六字此朱子自寓其姓名也鄒本邾也訢當是昕之譌或以訢有喜義古音本與熹通此亦放魏伯陽篇題而爲之而毛氏不察妄增一歸字於空同道士之上誤矣其跋周益公楊誠齋送甘叔懷詩文卷一篇竟是禪門上堂參喝語朱子斷不爲是必妄人竄入無疑也其他如重複改作復傲倪改作睨皆不知古字

玉楮詩藁跋

丙申

秀水曹侍郎溶之圃在郡城中名之曰倦圃蓋宋岳倦翁金陀園之故地也余嘗至其地林木蒼蔚溪流彎環坡陀峭竦雖結構未必皆如曩時而昔賢遺風猶髣髴

遇之其時蓋已不爲曹氏有矣倦翁爲武穆王之孫所  
著有金陀粹編續編今猶傳於世云此玉楮詩藁八卷  
者當嘉熙時三年間之所作也其詩刊除浮豔風格峭  
異驟若不見可喜而咀嚙旣久亦自有得味於無味中  
者明嘉靖閒其裔孫尙書元聲刻而傳之今版本不可  
得矣外閒所傳寫者率譌缺今姑就其本傳之不能細  
校也集中記爲韓正倫因詩致怨欲陷倦翁於死賴廟  
堂覺之事得白以武穆之精忠所謂思其人猶愛其樹  
者正倫乃絕不顧而并忘其舉己之恩欲文致之於罪  
是尙得爲人乎倦翁雖未能忘情而深憐其失計詞不  
憤激有君子之養焉他日讀邵氏聞見錄見种詒訟范

忠宣而忠宣猶薦之乃爲詩有曰丞相襟量滄溟同一  
管不捐三世將自言曲直何必言愧死老奴作何樣後  
又有讀誠齋集詩復及之所謂怨若怨焉者殆終有不  
能盡化者歟

劉後村集跋

甲午

後村集有百九十六卷今此祇五十卷僅居四之一毛  
氏津逮祕書中載後村題跋凡四卷此集無其前二卷  
黃氏千頃堂書目所載後村諸集班班尙多距今未久  
宜尙在世聞然余求之數年卒不見也此集舊寫本字  
迹麤殺閱之頗不爽目故別加校正重錄如右而以毛  
氏前二卷之題跋并入焉倘得全集自當各還其舊若

不可得則毋寧匯置一處庶不復有放失之患後村劉克莊號也字潛夫莆田人學於真西山以蔭入仕屢廢屢起宋理宗時賜同進士出身官龍圖閣直學士謚文定後村詩詞及各體文皆有法度卓然爲南宋一大作手七言古風初喜摹長爪生詩人玉屑所載三篇酷與之肖而皆不見此集集中此體亦不多見唯有築城開壕運糧朝陵六七篇而已風格蒼老頗近老杜畱花門塞蘆子諸章其本意欲息唐律專尙古體以趙南塘言而止今集則律體居多石門吳氏後村詩鈔亦無出此集之外者豈其全者非獨余不及見卽前輩亦未之見耶余因其言考其人亦庶幾無愧眞氏之門者乃宋史

抱經堂文集 卷十四  
三  
無傳柯氏新編亦不爲之補文獻通考於他人之集則  
嘗采用後村之言而其集亦未著錄幾疑於名之晦晦  
矣雖然唐書不爲韋應物傳而蘇州之名常在天壤間  
文章自可傳不仗史筆垂後村亦復何憾哉

剡源集跋 丙申

余舊讀蘇伯脩所輯元文類劉欽謨所輯中州文表略  
識元人所爲文古辭奧句磔硤斑駁大率取材於先秦  
兩漢其體裁則昌黎之曹成王碑柳州之晉問庶幾近  
之當宋之末年其文多流於漫衍桂弱擘緩骹骹而不  
振若元閻靜軒王秋澗姚牧菴許圭塘諸人之文差可  
矯其弊矣然古於文者不必皆古於辭也如第以辭之

古爲古文則又恐以形貌求之而非精神命脈之所在是乃贗古非真古也繼得黃梨洲所錄剡源文鈔則大好之剡源者奉化戴表元帥初也其文和易而不流謹嚴而不局質直而不俚華腴而不淫此非徒古於字句之末者也明初宋景濂氏重其文在史局爲下本路卽家贍其集二十卷入祕閣元史列之儒學傳中景濂又爲其集作序推崇甚至三百年來唯梨洲遴擇其文以傳之學者而其全集殊不多見金陵陶孝廉衡川以是詢余余愧未能荅也南濠朱君文游多蓄古書余因求之乃得明神廟時版本其上有何義門先生評校乃其弟子沈穎谷名巖所傳錄者何氏得嘉靖以前舊鈔爲

文祇六十五篇以校版本改正甚多如唐畫西域圖記脫去後半篇二百六十五字賴以補全其詩亦得舊鈔刊正余見之大喜屬友人爲臨一本但此集爲卷三十文雖視舊鈔本爲多亦有鈔本有而版本無者十有三篇何氏已爲補錄而朱君本無有不知又落誰氏矣詩源出江西視山谷爲稍渾融余師桑弢甫先生讀之目爲狷士云剡源嘗爲建康府教授而元史乃作建寧考其自序云爲昇學教授建康實唐之昇州然則元史誤也後來序其文者亦多沿誤當正之穎谷吳人稱剡源文近子厚亦閒似蘇門能從容於窘步萌茁於枯條此數語亦殊有見朱君曰此亦吾鄉之學者也故附著之

云

仇山村金淵集書後

辛丑

山村爲溧陽教授在元大德九年年五十九矣在任四年官滿受代歸詩作於其時溧陽自唐以來皆屬昇州故吾子行爲之題詩稱仇仁父解秩建康有新文曰金淵集也其分教京口又在前故其寄京口諸友絕句云郡邑山川我舊遊歸舟千里十年秋相逢若問村翁信貞女江頭狎白鷗貞女江乃指溧陽言也京口今鎮江府本朝雍正年間始以溧陽隸焉或遂以此集在京口時作誤矣詩清綺流美有蕭閒之韻而無酸寒之氣五言律中有哀方巖州五首巖州乃方虛谷也詩中具



有微詞虛谷之爲人卽不至如周公謹所詆之太甚要  
其人之不足取固較然也今本乃題爲懷方巖州詳詩  
意當作於其新歿之日非懷之也七言佳句吾愛其書  
生愛日唯愁晚稚子敲冰不怕寒無白衣來多釀酒放  
青山入別開門冰懸古樹花尤雋雪漲寒江水不渾塵  
世不知秋過半水鄉但覺月明多情與境俱清絕其七  
言一絕云野風吹樹廟門開神象凝塵壁擁苔笑爾不  
能爲禍福村人誰送紙錢來亦有風人之致此集戊戌  
年閱一過辛丑再閱遂書其後

書李空同詩鈔後

癸巳

乾隆十五年跋甫先生主大梁書院因空同後人請選

其祖之詩爲檢定十六卷付之裁畢梓卽以本寄文昭  
京師使讀之空同詩當以五言律絕句及七言古詩爲  
最去其摹仿太似者而真氣骨乃見固未易以訾訾也  
他選本間有篇刪其句者曩以質之先生先生曰刪則  
吾不敢無寧仍之而附注以己意耳文昭於此本譌字  
一一校勘以覆於先生今略著二條於此如河之水歌  
云河水流流舟子搖櫓檢字書流與澎同則與櫓韻不  
協意謂作漉漉差近之先生曰流當是韻文昭今思之  
或當讀如澌澌然未知空同本何書也又有句云澌澌  
圓波隔殆卽用澌彼泉水而疊其字他人集中亦未見  
又左袒行云產不信祿不入軍右袒計安出文昭謂別

本作寄不信者是易有言不信謂不見信也寄之言不見信於祿祿不入寄之言似當如此解先生曰誠然唯軍右袒不可依明詩綜作軍左袒耳其末又附 本朝人劉湛詩有列莊鳴臺使之句文弼謂當是列狀之譌先生曰吾思之不得汝乃得之才相去果三十里耶噫此雖先生戲言而獎誘殷懃不遺纖芥乃如此今整理舊書復見此編追憶往復之言殆將二紀去先生曳杖之辰亦已再暮矣把卷撫然因具識之今日卽欲就正何可得也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七日書

跋西北之文 辛丑

此 皇朝湖廣布政使澤州高平畢振姬亮四所著之

論議諸雜文也太原傅山青主爲之序仍以解元稱之  
其言曰東南之文概主歐曾西北之文不歐曾不歐曾  
者非過歐曾之言蓋不及歐曾之言也解元爲西北之  
文而卒不得罪於東南者以言之數數於理也山又爲  
解元之西北尙多乎其理者也然終不以其文東南解  
元也青主之言如此余東南人也非謂文必東南若特  
以畢公之學之富而用之於賦頌碑版等作喬皇典麗  
當推一大作手若論理自當以平正易直爲主欲人之  
易曉也議事自當以明白剴切爲主使人皆可以舉而  
行也今其爲言也瀾翻藻耀非有學問人不能究其指  
歸吾恐讀其文者之不易曉也然其議事之文實非徒

託空言可比當以俟知者知耳至論孔子弟子家語有  
縣亶與史記之鄆單非一人此則失於不考縣乃鄆字  
之誤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鄆縣續漢郡國志作鄆蓋  
實一字周大王亶父亦作單甫古亶單多通用故鄆單  
卽爲鄆亶實一人畢公信史記集解之言以爲鄆單晉  
人欲祀之於銅鞮豈其然乎

景菊公先生詩集跋

丙申

先大父書蒼公交友中最精風雅同輩所共推服者兩  
人一爲上虞王文白先生名德璘寓杭州先大父割宅  
以居之其錢塘懷古七言長律凡若干題氣象雄渾音  
節亮拔不落宋元以後格調余外大父馮山公先生爲

序之余篋中曾藏一本南北轉徙縑牘書摺多爲他人  
紛亂近檢之未得其後人不振復相繼以死遺橐不可  
復問余艸角時已不及見先生以鄰近故至所居見先  
生小影四周皆有題詠先生夫人亦尙在計此時訪求  
尙可得而童年見不及此至今恨之一爲同邑景菊公  
先生先生垂歿盡以平生著述授余師桑弼甫先生先  
生爲版行其詩八卷而爲之傳以著其人菊公可無憾  
於泉壤也已夫多不如精前明布衣稱詩最富者如沈  
嘉則王百穀王承父之流今其集流傳蓋寡以云重刊  
抑更難已余固知菊公先生之詩之亦不必以多爲貴  
也雖然派別不一嗜好亦殊後之人豈無孺嚌其中而

更有得焉者乎矧余先大父情好往來之密咸見是是更不可以廢此集先生手自書古今五七言雖各分體而卷或間隔余移之使各從其類并卽以弢甫先生序傳冠諸首弢甫先生沒時有四孫遺書皆已分析今一孫又亾余猶覩得菊公文集與說部而讀之而恐其終不獲也無可求者已矣有可求者更當求之向鈔得菊公詞八卷今又鈔此集五十卷又多乎哉視文白則誠優而以云得先生之全疑尙不止此

菊公文集說部在弢甫先生二房長孫濟燾所濟燾歿其妻乃余母舅張端甫先生之孫女余請端甫先生借鈔焉固不出後聞爲所親全攜去不知落誰手

矣

濂洛風雅跋

庚子

此本相傳以爲元金仁山先生所選輯首濂溪周子八傳而至王魯齋皆正傳其餘源流所漸凡三十五人所錄皆有韻之作凡箴銘祭文咸入焉意主於闡明義理裨益風化初不於字句間求工也 本朝雍正年間其裔孫律實始版行今相距五十年吾宗東源衍仁欲復爲開雕請余爲正譌余北上攜之行笈中友人詹菴北方之言學者也就而正焉其意以爲題曰風雅卽文不當在所錄中又劉屏山戲作十二辰屬詩一首亦當去其言良是然出自前哲之手毋寧仍之善戲謔兮亦風



人所不禁也仁山錄朱子靜江府虞帝廟詩附記其後云廟中舊有有庠君像南軒牧此州舉而投之水文昭竊疑其已甚而屑菴以爲不然謂傲卽萬惡之根去之不爲過且廟制尊一不尊二然余考道州有鼻亭之神道州卽有庠地也象必有遺愛於其國故神而祀之靜江去道州不遠祀象不爲無因有其舉之非後人所可意爲變置也且俑以象人猶不可用像亦象人也而投諸水戮已太甚視流放又甚焉卽操千古賞罰之柄者亦不宜出此余以爲蒲坂之舜廟不宜有象而靜江之舜廟實宜有象象蓋從祀也亦猶先主武侯同闕宮之義也非竝尊也聊著不同之見於此以俟後之人論定

云 乾隆庚子臘月之望盧文昭書

題王阮亭先生感舊集後 辛未

王阮亭先生輯其平生知交之詩爲一編曰感舊集凡三百三十有五人此本藏北平黃崑圃先生家先生瓣香阮亭旣盡梓其遺書此編以未得校讎尙畱篋中不鄙淺學誣諉及之余觀阮亭生平好獎引氣類於同時人士所造有一字之俊一韻之工靡不津津激賞且筆而記之今其書如池北偶談居易錄古夫于亭雜錄漁洋詩話中所載且至有重見疊出而不厭者學者因先生豔稱之亦願爭先覩其全爲快今是編所載朝廟十一山林十九其人則皆素所稱述之人也然向者第等

諸窺豹一斑而今乃得見其全其爲快意當更何如哉  
因亟校歸之冀有好事者付之梓元本分四卷卷表重  
大擬每卷分上下二篇又詩之先後與目不相應今定  
從目序所云以考功終者今乃在第二卷末此則不敢  
妄易云阮亭自序爲康熙十有三年甲寅余今茲始得  
參校爲乾隆十有六年辛未蓋相去七十有七年而先  
生之書猶有不盡出如斯者也閏五月廿四日校竟并  
識

卷後又有補遺此或鈔時偶遺或後時所見非是別  
有義例今當歸併一處凡是正三百餘字有近人名  
字難考者此不可以意爲定也有詩中下字偶不契

勤而誤者如云醉時喜得虎頭筆滿壁烟雲峯削戍  
今若從漢書司馬相如傳改作戍削則非韻然削戍  
實無所出又如云始焉弩在機終也刃出鞞上韻用  
術字下韻用必字此必因鞞字形近鞞遂誤讀鞞爲  
鞞也鞞蒲頂切與術必二韻不協又有一詩序云樂  
羊以息壤而克中山案息壤是甘茂拔宐陽事若樂  
羊之克中山則謗篋也唐人詩吾聞中山相乃屬放  
麇翁事雖誤用終不失爲佳詩特學者不可沿習所  
聞而不考其本也子是以著之且明予之所不改者  
類如此

文心雕龍輯註書後

辛丑

余向有此本粗加讎校寓吳趨時兒輩不謹爲何人攜去後遂不更蓄也昨年吳秀才伊仲示余校本無可比對復就長安市覓得此本紙墨俱不精吳所錄隱秀篇之缺文及勝國諸人增刪改正之處此本具有之然他人所改俱著其姓唯梅子庚獨不不幾攘其美以爲己有耶亦有異同數處其練字篇引尙書大傳別風淮雨於傅毅制誅已用淮雨下多元長作序亦用別風八字頃無王融集可檢惟憶陸雲九愍有思振袂於別風之句此亦一證也傅毅作北海靖王興誄云白日幽光淮雨杳冥古文苑所載其文不全今見此書誄碑篇者又爲後人改去淮雨易以氛霧二字矣鄭康成注大傳云

淮急雨之名是不以爲字誤而詩正義引大傳竟改作  
列風淫雨蓋義僻則人多不曉也哀弔篇首云賦憲之  
謚此出周書謚法解旣賦憲受臚於牧之野乃制作謚  
今所傳周書文多脫誤惟困學紀聞所引尙有此語此  
於賦憲下引舊人校云當作議德失之不考也至詔策  
篇賜太守陳遂汪本作責博進陳遂正與下故舊之厚  
句相應然責字亦疑償字之誤其末引詩云有命在天  
明爲重也周禮曰師氏詔王爲輕命吳本亦如此余以  
爲當作詩云有命自天明爲重也周禮曰師氏詔王明  
爲輕也下衍一命字養氣篇故有錐股自厲和熊以苦  
之人案下六字吳本無當本脫四字不學者妄增成之

而忘其年代之不合也末序志篇云茫茫往代既沈子  
聞眇眇來世倘塵彼觀也謝耳伯云沈一作洗余疑皆  
未是似當作況況與貺古通用又吳本倘字作諒吳本  
從曲江錢惟善本臨出前有其序余遲暮之年尙爲此  
矻矻不欲虛見示之惠故也凡異同處勝此本者已具  
錄之爲語小兒子輩慎勿再棄也 乾隆辛丑七月九

日書 舟車攜帶此本  
近又不完全

碧溪詩話跋 辛丑

此書議論純正凡豔冶之辭概不插齒牙閒其評品李  
杜優劣後人莫能易也至子美之廣廈與樂天之大裘  
其意一也其詞則有工拙何必以窮達校其難易急緩

與作者之先後以爲高下哉義山詩却羨卞和雙別足  
一生無復沒階趨此有激之言何嘗如新豐老翁槌折  
其臂之出於實事者哉乃譏其爲子春之罪人毋乃太  
迂謂子美玩弄嚴武藐視禮法亦但襲前人之言於少  
陵詩未嘗熟復也東坡詩浮江沂蜀有成言江水在此  
吾不食於下注云江水在此吾不食言光武語也東坡  
去一言字殆歇後也案有成言三字已見上句則但用  
吾不食意義自足何歇後之云乎常明未必有斯謬必  
校者之妄加也此書出吾鄉鮑氏所藏黃氏仕履之詳  
尙可以考見云 乾隆辛丑七月十日書

逸老堂詩話跋

丁酉



逸老堂詩話二卷得之江寧嚴侍讀東有所書中不列鄉里姓名然稱魏莊渠馬抑之爲同鄉則蘇之崑山人也又稱祝枝山序其父約齋漫錄二十卷云俞君寬父吳之耆儒又以知其人姓俞矣其大父醉菊翁亦見書中然皆不知其名崑山之俞唯允文字質甫者最著廣五子之一也考其事蹟又齟齬而不合此書與約齋漫錄江南通志及千頃堂書目皆不載雖有詩句又不爲明詩綜所錄一時無可蹤跡顧其書雖無大過人處而敘述亦斑駁可喜其論麓堂詩載同官獻諛之詞未免起後人之議尤確論也爲錄而傳之至其祖孫三世之名若字俟他日得崑山縣志與祝枝山集再爲蒐考云

弟子上元胡榘毓華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四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五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跋八

漢衛尉衡方碑跋

癸卯

此碑近時所榻以校隸釋所有尙不及其半中有云階  
夷愍之貢經常伯之寮謂其以孝廉察舉而爲郎中也  
夷謂伯夷愍謂閔子古閔愍通用如春秋諸侯之謚閔  
者亦作愍也碑中兩寮字金薤琳瑯皆誤以爲賓豈傳  
錄之不審耶碑云感背人之凱風詩邶亦作鄘此併省  
去邑不虞不陽卽不吳不揚參國起按本之齊語下本  
肇末上缺一字必埶字也寢闇苦幽下今缺一字而洪

氏本則爲仍字其下所注缺字今本則頗似回字形碑  
云詔選賢良招先逸民君務在缺失順其文舉洪氏本  
如此余諦視碑則洪云缺者頗似寮字其失字上半剝  
泐實非失字乃英字也時詔書令選賢良務先逸民而  
衡君欲舉其寮之賢者又欲順詔書之文故下云已從  
政者退就勅巾蓋令其棄官而就舉也隸釋於含澤戴  
仁下注云缺六字其實止缺二字此則都氏本不誤也  
翁覃溪得舊榻云是失字非英余疑非舊榻也後人  
就其損處妄開耳

漢蕩陰令張遷表頌碑跋

篆額兩行云漢故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其首云君

諱遷字公方陳畱已吾人也下敘其先世則舉張仲張  
良張釋之張騫四人云爰暨於君蓋其纏綿暨字分作  
既且二字得毋書者不諳文義致有斯誤纏綿卽蟬聯  
也敘其行履云治京氏易少爲郡吏徵拜郎中除穀城  
長敘其政績云蠶月之務不閉四門騰正之際休囚歸  
賀八月筭民不煩於鄉隨就虛落隱恤高年路無拾遺  
黃巾初起燒平城市斯縣獨全下卽以寬仁愷悌稱之  
又云流化八基遷蕩陰令吏民頡頏追送如雲周公東  
征西人怨思於是刊石豎表云云蓋穀城故吏所爲立  
也此碑不見於歐趙洪鄭所錄唯都氏金薤琳瑯中載  
之但闕五字耳余今所得又闕八字然都氏所云闕者

今皆可辨其一字都氏已知爲郎字它如開畿寓開下  
闕一字碑作𠂔上似衆字頭下似之字又頗近於窆字  
而音義則不可曉揆其意則當爲闕豈聲之轉遂可借  
用歟又燒平市平下闕一字今案是城字下截尙可辨  
又道區別上闕一字今尙有其字之形流化基化下闕  
一字今審是八字並不闕八基卽八碁蓋張君在穀城  
凡八年而後遷也碑以禽狩爲禽獸以殯爲賓以張是  
爲張氏相係爲相繼中書爲忠謇珮璋爲佩韋蔽沛爲  
蔽芾羈卽羈字螿卽蠶字僚卽際字共卽筭字其紀立  
碑歲月在中平三年歲在攝提之二月蓋丙寅歲也若  
唐鄜州寶室寺鐘銘云大唐貞觀三年攝提在歲云云

案是歲爲己丑次年乃庚寅而亦云攝提何也此尚有碑陰紀出錢姓名余皆有之都氏不載疑并額皆未之見也文後忽贅詩云舊國其命惟新一語不曉所謂漢時風俗固不知有忌諱類如此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跋

癸卯

此碑隸釋作孔彪金薤琳瑯作孔雥此字碑已模糊其形彷彿是雥實卽彪之變體此碑在諸隸書中形獨小其結構頗與唐世碑版相近其文雖多用經語不可謂之善屬文也洪氏云彪後遷下邳相河東太守而碑額猶書其前官者以碑陰考之乃博陵人不忘甘棠之惠而爲此碑也於此可見漢時風俗之厚降而後世所謂



去思碑者大率在遷任將去之時樹於所經過之地使其得見之耳安有去官之後其人已沒而猶爲此舉乎彼其政無可稱祇由吏胥感其私惠強率閭里之錢而爲之者比比是也白香山詩云古石蒼苔字安知是媿詞噫其能免於媿者不亦罕乎

漢倉頡廟碑跋

癸卯

是碑已全損惟倉頡天生德於大聖四目靈光數字可辨碑側有云有一字疑是衙令朔方臨戎孫羨缺從事永壽二年朔方太守上郡仇君察孝除郎中太原陽曲長延熹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御史大夫五年正月到官奉見劉明府立祠刊石表章大聖之遺靈以示來世又云下行自

紀姓名此下書出錢者姓名及錢數有不甚泐者有守  
左尉萬年長沙瑗字君平萬年縣也長沙乃覆姓此稀  
姓亦所僅見余觀上所記則是倉頡廟乃劉府君所立  
碑中亦有劉府君三字而孫羨自敘其歷官之詳且云  
奉見劉明府立祠刊石則此文孫羨所爲也余寓太原  
新脩府志尚未得見不知陽曲職官中曾載此孫羨姓  
名否

府志  
失載

漢孔褒碑記

癸卯

碑云君諱褒字文禮孔子廿世之孫泰山都尉之元子  
此碑首數字尚明了并其餘可辨識者共七十有二字  
而已褒乃宙之子融之兄也裴松之注魏志云山陽張

披經堂文集 卷一五  
四  
儉爲中常侍侯覽所忿疾刊章捕儉儉與褒有舊亡投  
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因畱舍藏之後事泄兄弟爭死  
詔書令褒坐焉碑有云元節所過元節卽儉之字也又  
有云後會事覺臨難引質各爭授命蓋卽敘此事而其  
下文已脫爛趙氏金石錄洪氏隸釋皆不載此碑無從  
知其後事若何碑之立必在中平元年黨禁已解之後  
故得直書其事而無所諱避也前云家業春秋以下似  
敘其所學又有爵固辭語上下文義皆不接續惜哉

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跋

癸卯

此碑書甚古拙亦多別體猛龍字神囙囙字世人率未  
識也氏族作氏挨巉巖作嵬巖張老作張尅沮渠作沮

淚夙宵作夙霄風作風蹈作臨耕作稔當南北朝多有  
世俗創造之字如顏氏家訓之所譏者此類斷不可以  
涉筆爾來士君子多知崇尚說文凡古書相傳之舊非  
許慎氏之所有者一切改令復古此又似未免矯枉過  
直也

北魏汲縣齊太公廟碑跋

癸卯

先晉太康十年三月尚父裔孫范陽盧无忌來爲汲令  
以縣嶓嶮之下舊有太公壇場荒而不治乃依舊脩造  
鐫石立表在今縣治西南隅此表吾未之見後北魏孝  
靜帝武定八年太公裔孫尚氏諸人以无忌置碑僻據  
山阜遂率親黨更營碑祠於博望亭平顯之所在今縣

西北三十里請太守穆子容爲文記之子容并爲書无  
忌之表於前而乃以己作繫於後其結銜云通直散騎  
常侍聘梁使平東將軍中書侍郎恆州大中正脩左史  
汲郡太守穆子容山行之文朱竹垞引李白詩朝歌屠  
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而韓詩外傳稱文王舉太  
公時公年七十二兩者不合无忌表曰康王六年齊太  
公望卒按尙書顧命有齊侯呂伋文則伋已嗣公爲侯  
非卒於康王時也竹垞之言云爾余案无忌明據竹書  
紀年之文非得之流傳也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皆其子  
之國而身畱京師故有三年報政之語周公在而有魯  
公伯禽寧太公在而不可有齊侯伋乎竹垞譏之非是

特太公遇文王之年諸家所紀七十爲多但不知定當  
文王何年計武王卽位元年至康王六年已六十二年  
公遇文王縱晚亦須在前數年卽以外傳所說計之公  
之壽已百三十有餘矣而无忌之表云蓋壽百一十餘  
歲然則公之遇文王疑不過在五十時公之女爲武王  
后以此參證不應乃在耄齒孟子言太公聞文王善養  
老來歸若五十內外不宜卽言老然人情每預爲晚歲  
之計者亦多矣豈必當年卽已需養乎況太公非沾沾  
僅爲一身計者其慕文王仁政之美亦必不專在一節  
故愚以爲孟子所言正不可膠執以爲七十之確證乾  
隆癸卯七月庚寅朔在陽曲書天氣如南方深秋時

善養老之義孟子具有明釋正不必文王自養其稱  
二公爲二老亦順文耳且老亦不專指年老家相稱  
老楚公子圍方娶而伯州犂稱爲寡君老豈必拘於  
七十方稱老哉甲寅正月二十六日重閱記

唐光祿大夫張琮碑跋

癸卯

書甚剝泐其文爲于志寧所撰以前有黎陽公于四字  
尚隱約可辨也額篆書文正書不知爲誰某矣中惟龔  
下改木從弓驕旁易馬爲女頗覺新異張琮字文瑾武  
威姑臧人除睦州刺史未到官而卒唐史無傳

唐禮部尚書張育碑跋

癸卯

此碑篆額尚完題云大唐故禮部尚書張府君之碑中

有詔葬故金紫光祿大夫張裔諱之語以唐書儒學傳  
攷之卽張後嗣也其云聊遵置薤之言俄喧伐枳之詠  
余初忘伐枳出何書孫詒穀語余出後漢書岑彭傳彭  
子孫熙爲魏郡太守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  
碑卽用此事

唐汾陰獻公薛收碑跋

癸卯

額云唐故太常卿上柱國汾陰獻公薛府君碑篆尚完  
好碑文摧剝不完其可辨者亦多模糊唯對逸簡於嵩  
岳多識比於廣微及飛魯連之箭草陳琳之書數句尙  
連屬云

唐襄國公段志平碑跋

癸卯



右碑篆額正書書撰人姓名皆不見據寶刻叢編所云則本無姓名也碑之下段今已殘缺余但得其上段書法秀勁可愛間有數字作八分體關中金石記云唐書本傳云臨淄人此作鄒平傳云諡忠肅此作忠壯今余碑不見有鄒平人三字當是在下段中下段亦有數字可辯者楊工以其模糊太甚而竟棄之耳

唐申文獻公高士廉碑跋

癸卯

此碑殘缺難讀首行大唐故關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上柱國字尚可辨其云大都督太宰假黃鉞清河昭武王者乃其祖嶽也舊唐書以爲太尉不言其諡又云父勸襲爵清河王改封樂安舊書勸作勵當以碑爲正

云于九嶷山之南趾墓而不墳今碑在醴泉縣之劉洞村當卽其地也集古錄以爲貞觀二十一年立許敬宗撰文趙模書丹案碑稱文皇帝又云太宗廟庭考士廉配享在高宗卽位之初然則此碑之立亦在其時不得言貞觀明甚

唐贈太常卿褚亮碑跋

癸卯

此褚登善之父也與瀛洲學士之列致仕後年八十八而終贈太常卿謚曰康碑殘闕許其中完整者二百四五十字而已八分書書者與撰文者姓名皆不見亦無歲月亮卒於貞觀時碑云遂賢撫瞻霜露永懷罔極歲月緜遠淒涼荒壟則碑之立當更在其後也額曰大唐

秩卿之碑篆書其秩字之左爲一下木右旁作者而省其中間之匕此字不見說文太常卿古之秩宗余初以意定爲秩字後見錢詹事說乃楮字楮字是也昭陵石刻記疑是殷仲容書謂與馬周碑如出一手余諦視此書之點多圓如粟粒而馬碑似此者甚少其匡郭亦不全肖也銘有云纂祿承業昭鈞枿字不得其解當問之

武周夏日遊石淙詩石刻跋

癸卯

武后以久視元年夏行幸嵩山賦石淙詩并序太子及羣臣和者共十有六人皆七言四韻薛曜正書刊於平樂澗之北崖十六人者皇太子顯相王旦梁王三思內史狄仁傑奉宸令張易之麟臺監張昌宗鸞臺侍郎李

嶠鳳閣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姚元崇給事中閻朝隱  
鳳閣舍人崔融奉宸大夫薛曜守給事中徐彥伯右玉  
鈐衛郎將楊敬述司封員外于季子通事舍人沈佺期  
也朱竹垞於康熙己卯跋此謂漫漶者僅三字惟張易  
之昌宗姓名爲人擊去然猶可辨識今年乾隆癸卯余  
得楊本漫漶已多除二張姓名外其全損者計四十有  
五字相去僅八十有五年便已如此矐書如瘦藤其頓  
折處如腫節在書家又別一體其字率依武后所造竹  
垞謂此碑難楊兼睿宗及狄梁公之詩搜輯者均未之  
及今余晚歲猶獲見此未必非幸

武周珍州榮德縣丞梁師亮墓志跋

癸卯

梁君名師亮字永徽先世自河汾遷於秦其云安定烏氏人乃其族望也唐人重族望作史者往往亦相沿襲稱王曰太原稱許曰高陽不知以地著爲斷後之地理書志人物者更無從考覈矣若梁君實安定人胡爲先塋乃在終南山而梁君亦葬於其地乎其人由醫生起家軍興以輸粟功授上柱國修乾陵補隱陵署丞謫授綏州榮德縣丞秩滿言歸卒於益州蜀縣梁君官甚卑生平無所表見其家殆饒於貲故能戶庭不出鞞甲匪疲而遂獲轉輸之賞及其歿也猶能乞工文善書者以貞諸石然書撰人皆不署名何也豈意有不屑耶唐初諸功臣將相豐碑鉅刻迄於今摩滅過半而此志勒於

武周時獨完然無恙何其幸也中多用武后新字以羣  
代年蓋取万万千千之義此万字省從上畫亦有中作  
力字者唯石淙詩中則作兩万字然亦省者多也又而  
代天峯代地②代日驪代月石淙詩又囙代國驪代聖  
稭代授亦作稭囙代初石淙詩囙作囙代君惠代臣  
庄代人○代星鄭樵六書略論變更中載武曩所改字  
傳寫多譌今以所見者正之如此

唐紀國先妃陸氏跋

癸卯

妃河南洛陽人其諱與字碑皆空而不書父爽尚書庫  
部兵部二曹郎中隋書亦有陸爽非其人也貞觀十七  
年冊爲紀王妃麟德二年六月薨於澤州館舍靈輿還

京陪葬昭陵碑文今不全然其可讀者甚華瞻稱妃有  
七德云書法秀麗爲明文待詔之所從出凡華字皆缺  
末筆豈卽妃之諱與

唐于惟則建陀羅尼經幢跋

癸卯

此建於唐宣宗大中二年正月者書法與小歐爲近其  
模糊者已大半矣後有記乃處士王鉉撰中有云于公  
稱惟則本河南人也家贍溫恭人稱英亮云云乃關中  
金石記誤以爲惟則撰文則不應自譽如此蓋由其文  
剝泐難讀故失之不審耳又案文是幢本在長安縣城  
之艮隅今乃在西安府學學中似此者猥多余謂學乃  
孔氏之宮明皇孝經開成石經之在其地宜也彼二氏

之言胡爲乎亦置於此當以道流諸刻歸之道觀佛教諸刻歸之僧寺庶乎各得其所

唐濟度寺尼惠源和上神空誌銘跋

癸卯

惠源俗名蕭氏唐司空宋國公瑀之孫也瑀好浮屠法捨宅爲沙門比丘尼法願其女也而惠源又繼之其曰神空者非塔也而又別於常人之墓故立爲是稱也誌述其遺命云於少陵原爲空遷吾神也又云以某月日從事於空遵理命也空讀如匿空旁出之空此二字頗新異誌銘楊休烈撰姪定書真行相雜頗有渾樸氣象開元二十五年九月二十有二日鐫中間空四字蓋言受戒於某寺尼也某寺下空二字尼下空二字不能審



知故闕而不書捨此則無一字闕者甚可貴也

唐王居士塶塔銘跋

癸卯

此銘一字不損蓋近時重摹者也居士姓王名公其人篤信釋氏但未出家耳其歿也遂從浮屠之法曰收骸起塔蓋火化也其文則上官靈芝所製敬客正書中間早標先覺於先覺上空二字不解何意塶字從專誤又煩惱之惱作惚臆換無理不可以誤後人

唐義興周夫人墓誌跋

癸卯

誌云夫人義興人也漢真將軍勃之苗襲晉輔國大將軍處之孫皇明通之女姻不失媛當是媛字之譌晉以匹刻作秦適爲太原王府君靜信之妻蓋其父與夫皆非顯者

敘其夫亦舉遙遙華胄爲言後云以茲吉晨赴杜城東  
郊之禮也余初疑句有脫字及觀大歷閒光祿卿王訓  
墓誌亦云遷厝萬季縣澆川鄉澆川原之禮也則當時  
自有此文法志不知何人作但有岳也匪才忝爲敘述  
之語岳則其名也而不著姓銘亦甚率略此石舊在長  
安農家畢中丞云近爲山西汾陽某氏攜去今此搨本  
模糊者僅三字不知是元刻抑翻本也

唐顏魯公書東方曼倩畫贊跋

癸卯

魯公守平原時謁東方先生祠下見夏侯孝若所爲畫  
贊乃開元八年刺史韓思復所刻歎其字形纖靡將四  
十年漸不可識魯公於是更作大字以貞諸石余得此

本體勢嚴正風力凜然天寶十三載至今已九百八十  
餘年而字皆完好魯公謂字大可久其信然邪乃廣川  
董彥遠在宋宣和日已謂其石今已剝剝後世復爲摹  
榻以傳乃書院待詔人所書耳卽如是亦已歷五六百  
年而石何以不壞豈此又爲近代所摹勒邪雖然優孟  
似叔敖虎賁似中郎要必尚有相近者近且令人起敬  
況其真乎此本尚是三十年前所榻上有陵縣之印是  
時國書猶未改篆體也其一二破損處乃爲人釘壁之  
所致非本然也

唐內侍李輔光墓志跋

癸卯

右碑崔元略謚巨雅書巨姓也後漢時有漢陽巨覽爲

梁商掾吏著名碑云門吏晉州司法參軍巨雅以元略長兄嘗賓於北府以元略又從事中都俱飽內侍之德將命錄實見託爲誌是元略自言因巨雅之託而作也關中金石記乃云巨雅元略之弟巨雅曾爲晉州司法元略又官於中都故撰書此志以記功德大誤碑文自明亦不待辨碑中用仕君子士仕古通用至宮掖作官掖筆之誤也局字戶下著勾訊字言旁作九皆破體碑元和十年四月立今剝落者僅十六七字餘尚完然何其幸也

唐清淨智慧觀身經銘碑跋

癸卯

此唐美原縣永仙觀主田名德所撰并集晉王右軍行

書文甚剝泐其標題尤不易辨識關中金石記名之曰永仙觀主田尊師碑蕭森文名德集書非也蕭森所撰乃永仙觀記亦集右軍書同在一碑森稱尊師集王羲之書勒清淨智慧觀身經銘碑刻石實邁古今云云今以其言諦視碑之首行智慧觀身四字隱隱可辨其下云三皇內景弟子永仙觀主兼檢校奉先等縣威儀田名德集晉右軍王羲之書蓋名德卽尊師之名也美原今爲鎮屬富平縣又有一碑篆額曰大唐檢校兩縣威儀兼永仙觀主田尊師德行之碑惟光行書上一碑大歷六年十月立此碑先後相去殆亦不遠可知

唐太常丞贈諫議大夫溫佶神道碑跋

癸卯

此碑字可辨者無幾其文牛僧孺所撰其署銜云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奇章郡開國公至姓名則已磨泐矣書者裴潏銜及姓名尚全額未之見其銜名亦皆不可辨溫佶者溫造之父也舊唐書造傳載父輔國太常丞新唐書附造傳於溫大雅傳下載佶事爲詳云佶字輔國以字行碑載依顏平原李臨淮而文多爛脫新書具詳之碑敘興元之亂李絳被害宰相泣於上前及遣造往誅叛卒文亦多斷續又云唐制位三品者父祖得以刻石記神道僧孺於尚書云云下闕敘中稱佶

爲諫議公銘中則稱先生後年月闕以舊書造傳及僧  
孺傳考之造爲檢校戶部尚書東都畱守判東都尚書  
省事在大和五年七月僧孺之出爲揚州長史在六年  
十二月今文中稱造爲尚書則碑之立當在大和七年  
冬以前以其年十一月造入爲御史大夫其轉禮部尚  
書以九年五月逾月而造遂卒矣故知當在七年無疑  
也

唐西平郡王李晟神道碑跋

癸卯

此近時所榻然字蹟尚不甚模糊唯其間有爲妄男子  
增益者如具以狀聞聞字上本空一格今本作具以狀  
以聞旣無此文理而次以字全乏端重之容與前後以

字無一相同者又唐文宗年號大和本是大小之大今本於大字內增一點作太與碑中所有太字相較其點略小亦後人妄加也魏明帝與北魏孝文帝年號是太和而文宗則是大和他碑版咸可據舊本新唐書亦然今人皆一例作太和矣安知不反執此碑以爲左證乎

宋穆庭秀穆伯初二墓表跋

癸卯

二穆父子也庭秀名賓其子伯初名端皆不仕本河南人徙居章邱相繼在熙寧年間卒葬女郎山之陽至政和三年庭秀之曾孫洙乃請洛陽王壽卿爲文兼爲之篆以表之字大如杯嚴整有法殆鼎臣之流亞也文亦簡淨可觀壽卿字魯翁黃魯直稱其書法非章友直輩



所能管攝抑其人品亦高嘗被召至京師使篆字說辭  
以與王氏之學異後以命李孝揚而壽鄉終身布衣則  
其篤信古學不隨俗尚爲可見矣

宋龍泉山普濟禪院碑銘跋

癸卯

碑在汧陽知隴州閻仲卿撰文沙門善儁行書自署廣  
慈禪院文學沙門習王右軍書關中金石記云古有集  
書無稱習書者習書應是依仿爲之筆畫雖近却甚拙  
陋如閻字作門內陷右軍時必無此體余案碑中譌字  
尚多如虔字似虔門右似冈迎字从邛馱字左胃右友  
奢字从大範字从几至冠絕作貫絕容可通用樊籠作  
煩籠殆不可通矣閻字內左作卩右作少下日似陷字

而亦非也

元重立開化瑤巖閣記跋

癸卯

石晉時劉知遠爲北平王河東節度重修蒙山開化寺  
瑤巖閣判官蘇禹珪爲文記之支使蘇曉書丹篆額今  
碑乃元至正八年重立者後署御史郭方亨瞻書字甚  
醜惡且多譌別文云謬塵郟桂獲廁庾蓮今作庚蓮元  
本當不如此蒙山在今太原縣西記云開化寺爲北齊  
天保末所建唐高宗及晉王李克用皆重修文於前代  
帝王亦皆提行其用意頗近厚也

元少中大夫梁天翔碑跋

癸卯

右題元故少中大夫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使梁公神

道碑銘李源道撰文趙孟頫真書元明善篆額少中名  
天翔字飛卿汾州平遙縣人世爲武弁獨以文階起年  
十八卽爲本縣尹以民事詢邑老皆曰可而後行禱雨  
有應民爲之勒石以頌後爲禮部侍郎遣賑高麗饑還  
授少中大夫成都路總管未幾改授廉訪使命下疾革  
卒於都城年五十五至元癸巳年也夫以縣人爲縣尹  
而年又最少元之用人可爲奇矣乃能克自振勵詢於  
老成如子賤之治單父豈得以其少少之歟碑在今平  
遙縣城中其後裔所居之內厰推拓之煩也爲複壁以  
隱之必不獲已而始啓焉余今所得者乃昔所榻之餘  
也

近刻隨姚恭公墓志跋

癸卯

此志真本不可得而見矣都氏金薤琳瑯所載其缺文皆注缺若干字亦有不能定其缺幾字者此似見其真本矣然細案之亦是据剪裁黏貼之本非元榻也蓋其所不缺者亦多有不聯屬處其所注缺一字二字者就其文義必不僅止於是乃有妄人者卽就其數而補之讀之多不可通都氏本有大象字周靜帝年號也則不能續因并去此二字其末謚曰恭公以下脫文必多今本補乃爲之銘銘曰六字揆之文氣必不應爾且并不知銘之有韻也於逝川下補何旣二字與徽猷永遠句不相叶其謬妄一至是但觀前署名兩行實都本所無

一云內史侍郎虞世基撰文一云太常博士歐陽詢書  
丹又別有廩軍二字乃補篇中所誤遺者蓋篇中有莫  
不家實食句食上脫廩字又將之泉又竭句將下脫軍  
字都本則作食廩與將軍文並不缺而近人刻金薤琳  
瑯者乃以廩軍置內史侍郎之首更大誤矣又近本銘  
後又別出祀掩二字蓋因篇中方陪祀岳遽掩佳城二  
句祀誤作紀又掩字脫故補正之耳觀此則近本亦非  
竟全然無據者但不知闕疑而妄作以欺世爲可恨耳  
唐太宗祭比干文近亦翻刻然其位置一仍其舊所缺  
幾何字可得而指數也使仿刻者盡如此又何譏乎然  
此書法實秀整不可謂不微有得於率更者余是以亦

不棄焉

弟子陽湖李兆洛紳琦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五

抱經堂文集

卷十五

七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六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跋九

漢廬江太守范府君碑跋

癸卯

余年來頗嗜金石文字頃晤長山司訓曲阜桂君未谷  
馥于濟南言及此桂君曾見城南某秀才家有漢碑本  
二一爲范式一爲元丕皆世所不多見者及余訪孔君  
淇谷于闕里則范碑居然在焉無意中忽經余眼可謂  
快事元丕碑淇谷響榻一本又有元氏近年所得漢永  
初四年祀三公山碑皆出以示余小說家謂京師人有  
眼福余一日而得見世所不易見者三焉亦可謂雙童



慶所遭矣 乾隆癸卯夏月廿二日

漢瓦當字跋 戊申

同里趙君洛生 魏篤好金石文字自秦中歸篋中儲漢瓦當凡若干件摹其文得四十紙以詒余其尤罕見者一瓦十有二字為小篆三行曰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中若星之列布者十有若藻形者四匡郭皆完好審厥形製其為漢時物無疑也考瓦之著於錄者始宋敏求長安志所得僅五而已畢中丞之撫陝也所得乃三倍之載其文於關中金石志吾鄉朱排山先生更得二十有餘種亦云夥矣今洛生所得又倍蓰之好之深則其精誠所至鬼神若有以相之此非若鼎彝

壺鑑之屬之必待破豕而出也不貢於朝不登於貴人之筵爲物之所不爭茲洛生所以得據而有之窮居之士亦得相與摸捺而縱觀之其可寶貴安在其出鼎彝壺鑑下也夫瓦之爲質土也火燒之而後成而乃能歷千百年而不壞則當日埏埴之工良非後世之所能及然吾聞漢武起神屋以銅爲瓦銅之爲物不爲燥溼寒暑所變易宜若更可久矣然爲人所資以爲用故反不若此瓦之無用得以壽於今也夫銅尙不能久而況夫金鋪玉瑱之炫曜一時者乎噫當日之崇基傑構旣已蕩爲寒煙而此片物獨尙出世間吾黨之士有與洛生同好者其必因之而發懷古之幽情可知已

乾隆戊

申開歲二日七十二叟盧某書

幽州昭仁寺碑跋

庚子

此碑在明正德時都南濠所榻本缺者僅三字今此本在嘉靖以後全缺者廿餘字然猶未至如近榻之剝泐更多也金薤琳瑯中載此文亦尙有可疑者如云得兵鈐於卒教吞戎韜於黃石今碑中教字已莫辨而起筆猶在隱見之間則疑是女字之首又云軒轅五十一伐殷后二十一征案碑二十實作廿字而讀爲二十也又云豈止菌鶴短獨西鷄東鰈之貢而已哉案菌鶴短狗見周書王會篇今碑狗字已全缺意元敬時其匡郭尙在故誤以爲獨也又云杖錫四禪之林攝齋三朗之路

今朗字亦唯月字尙可辨余意必是三明用彼家語也  
凡此皆都氏傳錄之誤也若碑有云坐乎扈遊翠爲則  
翠媯也置璽陳謙避河爲讓則搗讓也此或皆可省文  
至於詳觀郡帝則羣帝也高峰罷昭則罷照也白挺作  
挺僧祇作祇得無筆誤有不及檢者乎書法端重而無  
板滯之病剛健而無險峭之失乃唐初正書之佳者以  
爲永興則未必然乾隆庚子在京師金氏出此見示臘  
月六日乃爲題而歸之

同州聖教序跋

庚子

此書風神俊逸而後記尤爲豪縱余友金賢村藏此舊  
榻本今在其從孫所出而觀之有諸草廬先生跋以碑

後題龍朔三年在褚河南已卒之後疑史或失其傳余細審之後所題十九字雖形模相近而神氣絕不相類兩朔字一月字與碑中日月二月明珠恆明等字其相去乃天淵後所書者拳曲累墜斷不可以混真當併後題褚公書十一字俱爲後來所加無疑蓋作書不自署其名古亦多有後人知其出於誰氏因爲之補題重其人則尤欲其名之昭著也若此者非歟所缺者共十八字榻手之善近亦不可多得云庚子嘉平月七日書

松江曹氏所藏淳化閣帖書後

甲午

閣帖刻於宋太宗榻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大臣之登二府者乃賜之仁宗時板燬於火或曰尙在但不賜耳

歐陽集古目錄兩載其說而趙文敏謂元祐中親賢宅  
尚借板榻百本分遺官僚文敏書名冠一世又宋宗室  
所稱宜不妄世之言閣帖者主銀錠紋李莊簡言板完  
好時不用破裂乃用之則固當以少爲貴此本神采奕  
奕古色斑然自是宋榻中之佳品又第五卷末乃有一  
銀錠紋則去完好時未遠更爲難得但診其紙墨微爲  
不類耳其本每卷皆有雲間名輩印識一曰陸氏子淵  
乃文裕公深也曹氏相傳云本文裕家物祖某爲陸所  
自出故得之余按文裕著儼山書輯言閣帖火後已亾  
今有者翻本潭絳耳以爲文裕家物似乎考之未詳且  
家有神物而無一語及之豈未嘗以此爲真本耶然陶

南村述劉潛夫之言曰今人不識閣帖某家寶藏皆非  
眞本卽非眞本而宋元間人已貴之如此何況又在數  
百年之後耶曹君其善守之

書黃長睿題跋後

戊戌

余借得廣川書跋凡數本有一本似爲妄庸子所塗贅  
引鳧之脛接貂之尾故篇幅加多焉佗日余將卷而還  
之其人未去閒聊復一觀見中間有三十三葉多署長  
睿父書蓋會稽黃伯思也其所著法書刊誤三卷余旣  
錄之矣此則雜題書畫簡策而不著書名疑卽所謂東  
觀餘論余插架適無其書不能取以比對然餘論有二  
卷此尙有不盡者余愛其鑒別精審意辭方雅但鈔本

多誤字又有一條乃複見余爲訂其誤刊其複而錄之以附法書刊誤之後卽目之爲長睿題跋他日得餘論改正之未晚也長睿自云勤於校書丹鉛不去手余於此殆庶幾焉

東觀餘論跋

戊戌

始余得雲林子題跋數十則無首尾意其卽所謂東觀餘論者也今年夏歸杭州就鮑以文氏借得是書乃宋四明樓攻媿爲之訂正以付其子訪所開雕者卷分上下其上卷則以法書刊誤兩卷置諸首其下卷之末則并他人之文爲長睿作者皆聯綴之不別標以附錄之名余謂法書刊誤當別出餘者乃爲東觀餘論其間或



記一時與友朋評論之語或爲辨或爲論或爲說或爲序跋大抵審正金石考核藝文頗班駁可喜攻媿間爲指瑕然不以掩其瑜也書中多用古字其商山觚圓觚說有云與圭習相爲用習古笏字見說文又見穆天子傳傳寫之誤離習爲二又以下曰字爲日字川本遂去此句此本不然但注其下云姑畱以待知者此深得闕疑之義凡傳古人之遺文者當以此爲式不可以己所不知而遂謂世無知者使去其文則雖知其文義之不接續亦不能以意增矣余前所鈔錄者目爲長睿題跋今旣灼然知爲東觀餘論但以物力之不裕不復棄前之所鈔而就爲補其首尾使成全書雖小不整齊無害

也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既望後二日書

書金石史後 戊戌

華州郭宗昌嗣伯與蓋屋趙岫子酉同時人此書是其  
所著然未可與石墨鐫華方駕也書僅六藝之一考訂  
金石文字又書之末焉者耳古人說苟未當出所見正  
之足矣何至動出惡聲閒又雜以嘲笑可謂無忌憚之  
尤者矣朱子通鑑綱目凡一年中再三易號者皆以後  
一號爲定此在一君之時斯可耳若繼世易代之際誠  
有不可拘此體例者故昔人已指其誤今謂紫陽不當  
去漢獻帝延康年號是矣遂謂其黷亂不經名不正言  
不順非所以爲紀載以一失而掩其全美可乎夫已既

譏彈古人之失亦當思不以失貽笑後人乃今觀其書則紕繆正復不少如周冢穆天四字此成何語以爲出自元美卽不當述之述之而稱其善可謂知言者乎漢孔宙碑陰洪氏隸釋所載門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弟子十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合之正六十二人今不據此而但引用脩謂四十二人今所收反六十二人以此爲疑是昔人之失當駁正者彼反不能察也華山碑郭香察書昔人謂察書者察葢他人之書也東漢時尚少二名者此則相沿成俗使然非必猶遵莽制雖間亦有二名者然殊寥寥見於容齋隨筆者祇可屈指數今乃引莽孫宗坐罪死莽曰宗本名會宗以制作去二名今

復名會宗是當莽世亦有二名且謂往牒二名不可勝  
紀謂無二名爲瞽說無據可笑此又不足與之辨也後  
魏張猛龍字神囙旣讀囙爲呼骨切則是篆之囙字說  
文作芻出氣詞也下从日今乃云日出氣也此說別無  
所據余頗疑猛龍當本字神囙於名相配不知碑誤書  
耶抑傳本者失之耶字書中不見有囙字故疑之然亦  
不敢遽定爲然也其文筆拙澀杳拖姑不具論云 乾  
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書

跋桂未谷所藏何義門評庚子銷夏記

庚子

予昔在暨陽鮑君以文新槧是書寄子索序勿勿應之  
未暇閱也後至都門於黃崑圃先生所見退翁後來改

定本於卷首所云隨意讀陶韋李杜詩及韓歐曾王文者易之以宋儒之書其大指可知也近年又從楊文定公家見一本與黃氏本略同中間比今刻本尙多數條今未谷所收者乃其元本有義門何氏手評兩公所見不同苟元物不可得見雖有精鑿亦惡從定其是與非乎元王惲秋澗集中所載元破臨安所得故宋書畫目此本附錄於七卷後在退翁甲申以後所著寓日記之前位置良是楊本亦有之鮑刻缺如後或補槩斷不可移其次第至書中所云資暇是唐李匡又著後人始加錄字義門所云洞天清祿乃宋趙希鵠著其自序正作祿字義門不誤而今俗間本概改爲錄字矣予於書畫

無所解聊以所知者附書之以釋觀者之惑

海剛峯墨蹟跋

辛丑

忠介產自炎陬登朝直聲震天下至今猶重其名世因謂其書可辟邪以故贗作者亦不免金陵談茗村孝廉家有此冊爲公草書近體詩七言二首五言一首後題隆慶元年花朝前一日剛峯海瑞十三字茗村與其鼎彝圖書諸珍物竄置一所乾隆戊戌之冬不戒於火盡燔焉旣而掃除餘燼獨得此冊於瓦礫中四緣皆焦其中閒字獨完然無恙噫公正直之氣耿耿不可磨滅卽其遺蹟亦有鬼神陰爲之護持故能若是書法神采秀發光豔動人後來董香光頗近之未嘗見有峭厲不可

犯之色當與魏鄭公之嫵媚宋廣平之賦梅花作一例  
觀彼贗作者多爲粗硬奇崛之態以求肖公之爲人豈  
可與此同日而論吾疑祝融回祿亦自具有精鑒故因  
是以顯其奇也邪昔趙子固有落水蘭亭寶之逾於性  
命今談君之寶此燼餘更出子固上遠甚尾舊有圖記  
曰子子孫孫鎮家之寶此洵爲談氏鎮家之寶也 乾  
隆辛丑開歲五日在京師觀卽題於元冊之餘紙

題茅鹿門示子卷後

丙子

鹿門先生因其子令章邱爲手書訓之前後凡若干紙  
皆老成閱歷之語且欲其爲善無近名而美一歸之上  
其所稱引必本經訓更勸其讀兩漢循吏傳歷代名臣

言行錄真西山所著二經與近代何元朗語林中德行  
方正二卷以爲出治之本先生嘗令青陽丹徒皆有聲  
今書中猶以炫才揚己爲憾其商賦役一條云於我意  
不盡然然南北異宜不可卽以我言爲是而爾言爲非  
也其言藹然可掬後其子果以循卓聞先生是時年七  
十有三書初不經意而姿態橫生良可寶愛今歸其從  
裔孫霞客所生子名國縉書中亦稱其文可傳世惜  
乎今未之概見也

楊忠愍與鄭端簡牘書後

丁未

余家舊有鈐山堂集友朋見者輒命燬之何令人之深  
惡痛恨越數百年而猶未平一至於斯也椒山先生獄



中家書向於其集中見之復有專爲之版行者近年保定臬使代州郎君

若伊

詢諸容城後人手跡猶在爲鉤

摹而勒諸石余得其本而珍藏之今此片楮亦楊公在獄中寄海鹽鄭端簡於南都者端簡復識數語於後其家亦世寶之乾隆壬寅乃歸於余友海寧吳槎客鶩所新舊題跋甚夥其視此敝紙與夏鼎商彝等嗚呼孔雀雖有文章而人終畏其毒哀然鉅編徒足供後人唾罵之資余之不燬人之欲燬其異也將無同今槎客得此零墨復爲之裝潢而什襲之其欲爲壽諸貞珉之意亦豈有異哉夫非楊鄭之子孫而猶若此足以見公好之與公惡皆出於自然而毫不容強人亦可定所從已聞

楊公二疏稿亦尙在其後人所於戲亦豈可不謂之賢子孫乎

周忠介墨蹟跋

丁未

隱汀絕望舟驚棹逐驚流欲抑一生歡并奔千里遊日落當栖薄繫纜臨江樓豈惟夕情斂憶爾共淹留戊午夏日書於崇忠堂蓼洲老人周順昌

右周忠介草書五言古詩四韻後題戊午乃神廟之四十六年也越八年而緹騎之禍作矣委鬼作威羣小逞毒芝生於獄凡六而六君子遂并命焉公其一也嗚呼國事至此明之社欲不屋也得乎余向於吳中見一小幅畫亦公筆也老樹了杈中危坐一人非如釋家所畫

羅漢相不解其所用意豈如古巢父之流歟今此書法  
宛與後來董香光相近而更加蒼勁正氣鬱勃自流露  
于行墨間為吾姻家孫靜川宏智所藏假如不工猶將  
寶之而餘事况又過人如此靜川盍慎守寶焉萬勿為  
蟬蝨所齧蝕也 乾隆丁未之歲重陽日杭東里小生  
盧某跋

蕉隱亭記書後 庚子

古今富貴人所為園圃臺榭何限其能令人僂指數者  
幾何耶揚子雲祿位容兒不能動人而能著書以傳於  
後則草元一亭亦自千古吾鄉和靖處士逸致清機咏  
吟自適其所居百世下人猶增葺之若雲龍山人則又

託於坡翁之文以傳不朽者也國初長沙廖次裴先生名元度富於著述兼有能詩名其所居息機園有水竹之勝中有亭曰雪蕉此其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之微意歟其友劉裘客名友光爲之撰記而手書之去今百有餘年矣問其園則已屬他氏而此記猶在其後人湘渚孝廉所文與書俱瀟灑不羣見之者如親見二賢之高致卽與夫斯亭之在廖氏何以異哉湘渚其善什襲之

茶毘羊記跋

辛丑

太原傅徵君於書各體皆工而尤長於篆隸聞有石刻四大冊今其石在太谷段氏或云在太原縣人家分析

零落其榻本不可得見李生德申得隸書茶毘羊記石  
本一紙以餽余文亦徵君所爲也前題眞山書事旣新  
異文亦有致以眞書寫之文曰方山門未闢時陰竇窺  
窀生客未繇也日眾經行見羣狗子直竇嗥睨之一羊  
規竇入羣狗子格之噍劇不退轉僧慈悲揮狗子去引  
羊入羊如少安隱謂逸諸牧翌日有尋羊來云潘氏役  
塗次大恐怖幸生還許賽羊關帝明日且賽忽逸出廼  
至此請牽羊僧曰是羊逃死來道場有放生無殺生請  
贖之役曰柰得罪關帝僧曰關帝在伽藍共禱而鬪之  
擘赫蹏寫一殺一不殺役鬪得不殺僧眾念佛役亦念  
佛如是願畱羊常住去於是羊得大安隱常住芻豢月

餘一夜無故殂大眾曰羊來有緣羊佛子普請律眾爲  
羊轉呪茶毘附普同後三行眞書律師海潤說因緣行  
師自聞煮茶居士高肖柴磨龔韻僧圓璧辦齋居士任  
復亨張敏同鐫隸蒼勁無近代人姿媚態可寶也六畜  
中羊似獨有知者嘗見類書中載王克王固黃載等事  
皆稱其跪拜求生而此更投佛地以幸免豈不異甚矣  
哉

書傳長芳臨歐陽率更化度寺碑後

辛丑

太原傅青主先生於書各體無不工其子胤字壽髦亦  
善書觀其以行草跋乃父重隸郭有道碑尾可見已壽  
髦之子名蓮蘇字長芳逮事乃祖亦有祖風青主筆倂

時往往令其代作署己名非故舊具精鑒者亦莫能辨也今此卷乃臨大歐化度寺碑似不經意之作文多遺落而結體與歐亦不相似末亦署名曰山然其骨格勁峭形兒樸拙益見其妍政所謂粗服亂頭皆好者也昔子敬自負書過其父嘗拭去逸少所書壁而以己書代之逸少見之但曰昨真醉邪子敬乃慙今二傅之作不知於青主優劣何如而家風要爲不失曹生敘五之得此紙也寶之與青主先生真跡等誠不爲過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三立書院須友堂書

劉文正公自書手記跋

壬子

劉文正公手記一小冊蓋以備隨

駕木蘭行圍之用其亦古者笏記之遺意歟公在朝介  
然獨立嶠然不滓人多憚其嚴正而延接士大夫又未  
嘗不藹然其可親也歲壬戌公考試中書文昭倖中選  
壬申入詞館公爲教習師在 上書房日亦常陪侍履  
綦及官罷南歸而公未久卽乘箕天上音容遂邈不可  
卽矣令覩遺蹟儼然如對古儀形昔司馬公作字必端  
謹公以暮年居政地兼數任尙能作此蠅頭小楷無一  
筆苟如此何相似也將由得聖賢持敬之力耶頃薄遊  
白下方詎菴觀察見示此冊勉識數語於後實不勝吾  
誰與歸之慨

跋梅二如所藏徐夔州墨蹟

乙未



近代以書擅名者多矣大率取法於唐更出入宋元明諸家其能溯而上之者蓋鮮此卷徐夔州爲中書舍人日所書也蕭灑閒靚如其爲人而運筆結體實有二王神韻長安歲晚人各有營乃獨泊然閉戶爲此冷淡生活其品高則其書安得不妙絕時流哉文弨於先生爲後進罷官後往還益密別來三年於金陵見此卷乃梅子二如所珍弄者并言先生已成古人昔其遊處時有善繪者貌得先生及其長君之容開篋見示宛然如生欲并裝置卷首噫本一時偶然唱酬之事而羣賢相繼有作若不勝豔羨者然先生真而書之梅子又從而乞之此皆與晉人風致爲近余旣追和其韻又綴數言於

其後以爲若梅子者知先生之爲人則珍貴其書自當  
更倍於餘人也先生晚名良號又次卷中所署名字在  
未改之前云

又跋梅二如臨徐又次太守手卷

丁未

文昭十二年前曾爲二如題所藏徐公手卷并屬二如  
臨一本畀余竟不虛所請未幾二如下世余重是故人  
之筆且張徐二老一時韻事而得諸老先生爲之咏歌  
歎賞其事足豔千古因裝成一軸請二如之弟石居爲  
識數言於其上石居亦重出前卷示余卷下有文穆公  
詩卽石居昆弟之先大人也憶余乾隆初方從師日下  
身亦爲童子師未能造大人先生之門然於邸鈔中時

見公之奏章公是時於鄉列中未爲甚崇而敢言無所遷避已若是小子私竊宗仰者實久歐舫前輩爲龍眠鉅族是時宗袞方在

朝而蕭然無異寒素武進錢文敏與余同鄉舉同選中書其登第也先於余旣貴顯而不忘舊好也新建袁文達公爲壬申

殿試讀卷官余以是年登第以師禮事之有燕會必招余在座其卒也相傳爲江神主江寧之燕子磯云桐城王中涵戶部丁丑會試與余俱爲詩經分校官坐聯席相與浹洽者一月識其人朴誠君子也徐又次前輩乃書此卷者書旣絕倫且兼精岐黃術猶憶甲戌之春余

長男

慶詒

方三歲患豆創醫皆以爲結痂可待矣時余七歲女久病請徐先生入視先生見余男亦在牀出謂余曰君男之豆醫者以爲何如此證有吉有險有凶君男在險法中余始皇急就先生求良醫先生因命其長君鳳鳴旦旦來視毒然後大發於外爲手製善藥護其裏散其外又逾月而始愈今余男年三十有六矣向微先生安能至於今也今先生喬梓與五公皆不可復作而余以衰齡尙得撫遺墨而追舊游情景了了尙在目

中誠知筆墨荒穢然實有不能已於言者略識其概使來者得考焉余本不善書今更艱於捉筆因授余表姪

王嘉客

士玉

爲書卷後時

乾隆五十二年良月之六

日也

題方訥菴

昂

會試朱卷後

壬子

凡鄉會試之有朱墨卷也墨卷乃士子所自書朱卷則鈔手所重贈送內簾考校以定去取者也中式者取兩卷比對相符而後填榜又待磨勘訖而後歸之禮部藏焉所司未有復料檢者其人後官禮部聞取其得舉之卷攜以歸而未有以示人者吾故雖聞之而未嘗見也今訥菴乃取其會試中式之朱卷而裝潢之吾得見之因以歎訥菴之大有異於常人也自德行道藝之書廢上之求士也以其言而士非言亦無由以進此其爲拜獻之資也重矣願士當釋褐入官之後轉不自貴重其

言視之無異士其然俗間相傳至喻之以敲門磚噫其於修辭立誠之道何有殆不過揣摩剽襲微幸弋獲而已志得意滿矣其言本無足重輕至已亦不欲復觀夫以終身之發名成業顯榮赫奕之美報一追溯其際遇之關鍵所取者唯在其言而猶不自愛是其於言也先已不誠而他又何望焉訥菴乃於其遇合之文珍重之如此此非遠異於恆流乎然訥菴何不併取其墨卷而亦裝潢之將無重襲雜沓中無可檢尋耶抑已爲識寶者攜之去耶吾聞 廷對之卷亦皆在禮部其人後登端揆例當取其卷歸之謂其向所言者今舉以見諸行也訥菴大用必有日吾安得及見其敷奏而更以豁吾

目也歷來闡中書手不能無恇憚其甚者至不能以句  
舉子畏其然常以利啖之以訥菴之貧亦不得免焉非  
然安能書之端謹若斯也向來分校者用藍筆十數科  
來始改用紫筆主司之用墨筆則新舊一也此卷流傳  
日久後人或有欲知典故者故復覲縷及之

德隅齋畫品跋

丁酉

德隅齋畫品一卷宋濟北李方叔薦之所作也東坡嘗  
稱其文瀾翻不窮有飛沙走石之勢知貢舉日自侘必  
得而竟失之坡有詩自責見集中又哀其窮以玉鼻驂  
相贈今所傳馬券帖是其事也方叔所著名玉巖集李  
端叔之儀爲序今不傳此帙乃評畫者耳能知名手用

意處雖無題識而摩挲放像有以知同物而異時同形而異勢摹寫曲盡令人如將遇之誠善於言者也後言能畫不害爲貴人爲賢士是則固然然思唐中官傳呼宣畫師閻立本時則有藝又不如無藝之爲善矣此與圖畫見聞誌皆從金孝章俊明手鈔本傳出中有脫字及避諱缺筆一一仍之

圖畫見聞誌跋

丁酉

一藝之微莫不有法藝之精者亦可以取重於當時傳名於後世今名爲士人而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悠悠忽忽以至終老不大可哀也哉畫亦六藝中書之流也余不善書而書之形聲略略能溯之余更不解畫而畫之



雅俗亦略略能判之使持是以斬名於世也吾固知其必無幸矣雖然舍此而求所以立者安在乎余甚自危而又何暇唯人之責也觀此誌中所載諸人其能事必不可以假借孟子云五穀不熟不如莩稗必有其進乎此者而後可以不屑乎此也此書爲未郭若虛撰常熟毛氏有刻本余未之蓄從友人處見吳門金孝章俊明手鈔本託友人爲傳寫以備插架之一種云

書格古要論後

丁酉

此書特游藝之資耳觀其辨器物之真偽的然不淆若是噫豈獨物爲然哉其所以審善否考情僞者果何具也身也者表也學也者鏡也表端則曲直見鏡明則好

醜分不知務此而逐逐於物無乃適陷喪志之戒乎雖然有卞和之璞而不之寶有干將之劍而不之奇不能盡物之理卽不能盡人之情雖曰識小君子亦不謂其無益而可廢也今所傳本云是吉水王功載所增輯以余觀之大率坊賈鈔撮以射利者耳重複錯雜已疑非學者所爲而今所刊本更全不讎校字體惡俗甚且一篇之中首尾貿易不相聯貫豈非書之一大厄乎余以暇日依文尋之略得其讀爲校正之如右然余以衰白之年而乃爲此不急之務政恐後人不嘉余之勤而轉得謂余歲月之空擲也余其何辭以謝

書五曹算經後

戊戌

五曹者田曹兵曹集曹倉曹金曹也題李淳風等奉敕  
注釋然所釋者五曹次第之序而已疑當日尙不止斯  
也宋元豐七年與孫子輯古兩算經同雕版毛子晉謂  
其端楷精工眞希世之寶欲翻刻而未果今鮑以文氏  
縮爲小字版行之屬余爲校讎唯覆月田衍一字及方  
審受粟之數其奇分有誤雖宋本亦爾然正不當沿習  
其誤也

聖祖仁皇帝時欽天監推測互異爭執所見朝臣不能  
定其是非

聖祖於是殫思研學精析毫芒遂有歷象考成等書以  
爲天下後世之圭臬而宣城梅定九於是時伏處草澤

亦復能替粹古今中西之學而推闡之數學至今日舉  
天地人物精粗大小萬有不齊之品而罔有不該矣此  
區區者直淺以導夫初學者耳然唐時以算學取士故  
算書易以流通今之士習四子書外守一經有餘矣遑  
問此哉

朝廷鉅製卷帙重大既不能家有其書而此五卷者簡  
約可循椎輪爲大輅之始誠哉不可廢也鮑子從若滅  
若沒之餘依仿宋本盡爲表章其用意真絕人也故余  
樂道之 乾隆四十三年孟冬二十有五日書

又跋 辛丑

乾隆戊戌曾爲鮑氏校此書卽就改正矣今見館中本

復取而閱之余所校果不謬唯倉曹有一條其元本云  
今有方窖從一丈三尺廣六尺深一丈問受粟幾何答  
曰四百八十一斛四斗奇七寸八分余以斗法只一寸  
六分二釐若奇數有七寸八分則又成四斗有餘矣當  
爲奇一寸三分今館中本尙仍其舊余乃更加覆審則  
奇七寸八分實誤也若七寸八分不誤則四斗二字爲  
誤衍明也此書與孫子算經皆得汲古閣影鈔宋元豐  
七年祕書省所進本故行款爲近古云首卷內腰鼓田  
鼓田兩條館校謂其術頗疎舛爲更定其法此當取其  
說以繫於後

乾隆辛丑七月十三日在太原記

弟子上元談兆華肇來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六